

### 三、《金刚经》讲解

《金刚经》是中国汉传佛教最著名的经典，全文约有五千字。道家最著名的经典《道德经》（《老子》），全文也是五千字，称为“五千言”。佛教的《金刚经》正好约五千字，这就是佛教的五千言了。过去不仅很多佛教徒读诵、书写这部经，而且佛教以外的儒家人士、道家人士，还有一些民间宗教，乃至村夫农妇、闺阁淑女，都读诵、抄写这部经，其影响非常巨大。

《金刚经》梵文本尚存，汉译一共有五个译本，今天我讲的是影响最大、也是最早的一个译本——姚秦鸠摩罗什翻译，题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部经后来有元魏菩提流支及南朝陈朝真谛的同名译本，及隋朝达摩笈多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最晚有唐代义净译的《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皆一卷。以唐玄奘法师的译本译笔最为严谨，题为《大般若经第九会能断金刚分》（《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但文字没有鸠摩罗什的译文流畅，所以，读诵的人很少，今天大家一般都是读诵鸠摩罗什的译本。除汉译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藏文、蒙文、满文等译本，近代又有英、法、德、日等数种文字译本。历代注疏极多，古印度无著、世亲各著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中国高



僧祖师如僧肇、慧远、智顗、吉藏、窥基、慧能等，皆有注疏。现代人注疏讲解者也不少。

我先解释“佛经”，什么叫佛经？佛经的“经”，梵语叫做“修多罗”，意译“契经”“长行”，是一种巴利文、梵文散文文体，为佛教“十二部经”之首。和一般的文章或者著作不一样。在佛临圆寂前所说的《无量义经》中，佛明确开示他四十九年种种说法的实质，是令众生离种种执着。什么叫做执着呢？执是拿在手里不放，着，是胶着、粘着，执着，通俗地讲，就是抓住不放。抓住不放什么呢？种种不如实的认知，佛法叫做“妄想”，即不能如实认识自己和人生、世界的真实本面，把不如实的认知误认为绝对真实。妄想的“妄”，是虚妄不如实之意，想，为“取相”之义，即感知觉及在感知觉基础上形成的认知。

佛法认为，必然有一个真实本面，但是我们人类天生没有认识这真实本面的能力和方法，我们的认识，必须依靠禀赋的感知器官，通过五种感官接收某种信息，经意识加工形成感知觉，然后形成某一种认识，建立世界观、人生观，这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佛法认为这种方式得来的认识多是虚妄不实的，以虚妄不实的认识为绝对真实，就是佛说法所着力破除的执着，唯识学叫做遍计所执。

众生执着并非绝对真实的东西为绝对真实，由此产生种种烦恼，由烦恼造种种业，被烦恼、业力所系缚。系，就是被绳子捆住，缚的意思是一样的，今天叫做“捆绑”。人生

来都被很多条绳子捆住，不得自由，有观念上的不自由，有欲望上的不自由，有社会生活中的不自由，有生理上的不自由，有情绪上的不自由，最根本的系缚，紧紧捆住人的绳子，佛法认为是众生内心的我见、我执、法执，它是产生种种烦恼的总根子。

佛教讲的烦恼，跟我们现在说的烦恼，意思不完全一样。佛经中的烦恼，指使心不得安宁平静的心理活动。像我们内心的种种欲望啊，种种负面情绪：骄傲啊，嫉妒啊，愤恨啊，等等，都属于烦恼。从烦恼产生“业”，业，梵语达摩，意为造作，就是身口意的活动，人际之间的交往，工作、创造，身体的各种动作，干了哪些事情，嘴巴讲话或者写作，脑子思考盘算，都叫做“业”。业作为一种活动、运动，和所有物质运动一样，必然受一定的条件限制，受一定的规律制约，产生它的后果。众生因为烦恼所造的业，决定了其命运是不自主的，是有各种系缚的，有各种苦的，尤其是生老病死，这种作为人类共同承受的痛苦，谁也不能避免。佛教的目的，就是要使众生从这些痛苦特别是生老病死苦中解脱出来，达到理想的生命状态或者精神境界，日本有学者把这叫做“生命的自觉进化”。

佛陀说法，一般不先自己讲，在三千多种佛经里面，佛主动讲的经只有不多几种，大部分经都是由弟子发问，佛看发问的人有什么执着，然后帮助他把自己捆绑的绳子解开。后来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他说法是“随方解缚”，就是说看



你是被哪一条绳子捆住了，我帮助你解开就是了，这正是佛陀说法的基本原则。《金刚经》是一部标准的佛经，体现了这种随方解缚的作略。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部经。先看经题：

##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 译

金刚，梵语跋资囉，就是钻石，是所有物质里面硬度最高的，能够破坏所有的物质，但是不能被所有的物质所破坏，它是一种比喻，比喻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最初曾经被汉译为“明度无极”“智度无极”，因不大准确，后来还是音译。梵语般若，意译“慧”，是抉择、分别是非邪正的功能，可以翻译为“智慧”，但是不同于我们世俗的一般智慧，而是一种如实知见、能够使人解除一切系缚而得到大解脱的超越性智慧。翻译为智慧的话，容易产生误解，所以鸠摩罗什把它音译，梵文的原音大概跟当时都城长安话的“般若”读音相近。鸠摩罗什是在东晋，距今 1300 多年前，那时候的汉语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读音差别很大，“般若”在当时的读音大概接近于梵语的读音“波若”，所以，佛教界至今不读作“班若”而读作“波若”。“波罗蜜”是梵语，原意是达到目的地，古代曾翻译为“到彼岸”，就是达到自己所





想要到达的那个最终目的地。最终目的地是什么呢？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般若波罗蜜，古人曾经意译为“大智慧到彼岸”，属大乘菩萨行六度之第六度，这一度被强调为其余五度的导首，《大般若经》有般若度如首如目、其余五度如足之喻，甚至说般若一度可以总摄六度，因为每一度都必须以般若为导来修，每一度中都有般若度。《摩诃般若经》卷二十三即说：

**行般若波罗蜜时，一念中具足六波罗蜜。**

金刚般若，即是般若经所说的大（梵语摩诃）般若，是能够使人达到涅槃、成就佛果的智慧，非世间各门学科的知识，非表现于处事待人上的聪明练达，非科学家对物质现象的发明揭示，非哲学家对世界模式之思辨构想，非宗教家对神性的内省体验，甚至亦非佛教小乘圣者所证的涅槃智。总而言之，金刚般若非各种世间俗智，亦非出世间的偏空之智。世间俗智，不超“自心现量”，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终如瞎子摸象，只见肢节而不见全体，其功用，至多不过能使人们眼前的生活过得舒适一些，做人处事顺当一些，或通过修炼而活得略长些、健康些，乃至死后生天成神，但无力解决人存在的根本矛盾，不能给人指出永离生老病死、获得永恒安乐的正确途径；小乘圣者的出世间智，虽能使个人超出三界生死，但无力照破根本无明，不能获得尽度众生皆共成佛的大自在、大智慧。世俗智与小乘出世间智，皆不能断灭一切无明黑暗，不得名为金刚般若。



金刚般若是一种由如实照见宇宙万法体性的超越性智慧，是由彻底认识自己、开发自性最深潜能而显发的大智慧。这种大智慧的圆满彻证，便是生死问题的根本解决，永恒安乐及普度众生皆共解脱的大自在之实现。它犹如仙人妙宝点石成金，能使众生由凡而圣，由人而佛。从金刚般若出生一切诸佛菩萨、菩提道果、神通妙用、福智庄严，故经中尊之为“诸佛之母”“诸佛之祖母”。它可谓打开宇宙奥秘的总机关、解决文明根本问题的总钥匙，为世出世间最最珍贵的无价宝，犹如宝石中最贵重的钻石。以金刚般若了诸法实相，达涅槃常乐，是佛陀的伟大发明，堪称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成果。

像金刚能摧碎一切物质而不能被一切物质所破坏，金刚般若可以破除一切执着，破除一切邪见邪解，能灭一切无明，能断一切烦恼，能除一切生死苦恼，而不能被世间的一切学说、一切理论所驳倒，不能被科学发现所证伪，是永远不能被破坏的。

金刚般若波罗蜜，大体可用现代语言意译如下：以像金刚石一样无坚不摧的大智慧超越生死，达到永恒安乐的究竟归宿，或云：能度过生死之流而抵达永恒安乐归宿处的大智慧。说这种大智慧的经，题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此金刚般若，超越世俗智慧辩聪，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不可触，非如科学技术的物质成果可以供人取用，非语言文字所可表述，唯可遵循正道修行实践而证得。

大乘佛教按修证的阶次，将般若分为三种：先得文字般若，经过闻思经论，获得对佛法的透彻理解，名为“胜解”，是一种理性思维的结论，属于闻思慧。其次为观照般若，运用闻思慧如法观修，逐渐纯熟，获得一种对佛法直觉的领悟。第三实相般若，观修功到，亲证实相，其智慧称修慧，才是真正的金刚般若。以文字般若观修得观照般若，以观照般若观修证实相般若，为修学佛法、获得金刚般若的通途。般若经所说的般若，从实相般若流出，多属观照般若，以直觉及比喻体会空性，而不多讲所以空的道理。

按汉传佛教的传统说法，佛一生说法 49 年，一共分为五大阶段，般若系经是在第三阶段说的，共说了 22 年，在五大阶段中说的时间最长。所说的经，玄奘大师译为六百卷，称《大般若经》，分为 16 “会”，一会为一个完整的经。其中最短的一会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只有一卷。虽然篇幅短，但内容是独立的。说般若经时，听法的对象大多已经证得阿罗汉果，或者还有比阿罗汉果低一些，跟佛学了很长时间小乘法和大乘法的佛弟子。对他们，佛不需要再讲小学和中学课程了，在上大学生的课程了。所以，般若经读起来就不是像小乘的《阿含经》那么好懂。这部经确实是非常难懂的，没有讲太多的道理，只是破除执着。为什么不讲道理呢？因为这些道理在讲《阿含》和《方等经》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以前没有学过《阿含经》和《方等经》的，要把《金刚经》完全读懂，确实比较难。



姚秦，是东晋时狄人姚兴在北方建立的一个政权，史称后秦。鸠摩罗什，是西域高僧，他的父亲是印度僧人，来到现在新疆的库车县当时叫龟兹的国家，被迫娶妻，生下鸠摩罗什，自幼随母出家，聪颖异常，名声远播。后来在姑臧，就是凉州——现在甘肃武威那个地方，待过 17 年，学习了汉语，又被请到长安来，住了 12 年。他的梵文本来就学得很好，汉语也学得不错，佛学水平很高，修持也很好，所以翻译的水平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三藏，指佛教的全部经典，分为经、律、论三大部，经藏为佛及佛弟子说法的记录，律藏为佛教的各种戒律及制定戒律的缘起，论藏为阐释发挥佛经义理的著作。精通这三大藏的法师，称为三藏法师，如唐玄奘为三藏法师，简称唐三藏。法师，为善于解说佛法的僧尼，其资格认定在佛教中本来有严格的规定，不但要娴熟经论，善于讲说，而且持戒精严，修行好。现在在中国几乎成为对所有僧尼的尊称。

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虔信佛教，佛学水平相当高，他把罗什译的《金刚经》按内容分为三十二分（段），这一分法未必很准确，但一直被沿用，今天我们也按这一分法分段讲。

### 法会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所有的佛经都是以“如是我闻”或“闻如是”开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下讲的这些，是结集这部经典的“我”亲自听佛讲的。经典的结集，南传佛教认为是由佛的侍者、佛弟子中号称“多闻第一”的阿难诵出，经五百上座长老肯定，如是我闻的“我”，为诵出佛所说经的阿难自称。大乘认为大乘经是文殊菩萨带领阿难结集，也由阿难诵出，“我”也指阿难。当时的结集，只是口诵，未必有文字记录，写成文字，学术界认为是佛灭几百年以后的事。

这部经是什么时候说的呢？是佛住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这个地方的某时，一时，即是“某一个时候”。祇树，是人名，是这个国家的太子，他献给佛一个花园，但是由富有的佛弟子给孤独长者出资购买，而且要价特高，要他以金币铺满花园才出让，故合称祇树给孤独园，简称“祇园”。佛在这里大概住了 20 多年。给孤独为人名，是意译，长者，意译家主、居士，即年高德著的富豪，给孤独长者，顾名思义，是一位以周济鳏寡孤独者著称的大慈善家。据《僧伽罗刹所集经》载，佛于成道后第十四年居祇树给孤独园说法。

常随佛的大弟子，是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比丘，意译乞士，即乞食为生的修道男士，受了比丘戒，叫做“具足戒”，是一种专业的瑜伽行者，女性叫比丘尼。这一千二百五十人都是最早随佛出家的，其中五人为佛最先所度的俱邻等五比丘，五十人为波罗奈国长者子耶舍及其亲朋，二百人为原六师外道著名领袖舍利弗、摩诃目犍连及其徒众，九百



九十五人为原拜火教领袖优楼频罗迦叶三兄弟及其徒众。这一千二百五十人出家后不久，都先后证得阿罗汉果。大比丘，意谓大阿罗汉比丘，阿罗汉有“慧解脱”“定慧俱解脱”之分。慧解脱阿罗汉只是证得涅槃，以亲证诸法无我的智慧断尽烦恼，未必有深禅定和神通，据《增一阿含经》中说，这种阿罗汉在佛陀的阿罗汉弟子中占三分之二。定慧俱解脱阿罗汉不但以智慧断尽烦恼，证得涅槃，而且证得甚深禅定和六种神通，这种阿罗汉在佛陀的阿罗汉弟子中只有三分之一，叫做大阿罗汉，也称大比丘。

应该注意的是，此经开头交代的听法者，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大阿罗汉，没有说还有其他人，说明此经是专为已经完成声闻乘学业的大阿罗汉们说的，不是为初入门的凡夫众生所说，所以没有一定佛学基础的人不容易看懂。但经的末尾，则说佛说经后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则法会中也还有大阿罗汉之外的其他僧尼、男女居士及天、人、阿修罗等大众，只不过主要的听众应该是一千二百五十大阿罗汉，其他都是旁听吧。

**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訖，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世尊！梵语薄伽梵，是佛的十大尊称之一，意为世间最尊贵者，婆罗门教、耆那教等也称其教主为世尊。佛及弟子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是初夜后夜坐禅修行，中夜作短暂的睡

眠，早饭时披上入众所着的袈裟，叫“大衣”，手持饭钵，到舍卫大城——这个国家的首都去乞食。佛规定，比丘、比丘尼不得有私有财产，自己所有的东西只是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所谓“三衣一钵”，三种衣服一个吃饭的钵。衣服叫做“染衣”，从垃圾堆里捡来破布，缝在一起，染成不鲜艳的“坏色”：土红色、褐色、土黄色、茶色等，以表示低贱，因为古印度富贵人服色尚白，在家俗人称“白衣”，出家僧尼称“缁徒”。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容易断除我见，修道容易成功。他们不自己做饭，乞食为生，恪守佛制的南传佛教僧人，到现在还是如此。佛规定僧尼乞食时要挨家挨户到每家去乞食，叫做“次第乞”。因为佛及比丘众都是圣者，布施圣者，得无量福报，他们到俗人家去乞食，是给俗人一个布施修福的机会，这种机会要平等给予一切人，要等视一切众生，不分别贫富贵贱，所以要次第乞。

有人或者要说，佛带着一千多位弟子浩浩荡荡地到一个城里去乞食，这对城里人来说，是一大负担啊。其实，他们人数虽然不少，需要量却并不大，因为佛及比丘都修证禅定，吃得很少，戒律规定比丘每顿饭的量是“一抔食”，即用手抓一把，解释为五口。印度人通常吃的饭为大米和鱼、肉、酥油、蜂蜜等做成的米饭，用手抓着吃，类似新疆维吾尔族人吃的“抓饭”。一千多人到舍卫大城里去乞食，就算这个城市只有一万人、两千户吧，也连一户供养一抔食都轮不到，



负担并没有多大。

吃完饭后，要把去入众乞食时须着的袈裟和饭钵收起来，然后准备坐垫就座，敷座，就是铺设坐垫就座，那时佛和比丘众的坐垫一般是软草。就座干什么呢？干出家正业，《阿含经》里佛说，出家人的正业有二：一圣讲说，即听讲、讨论佛法，二圣默然，即打坐入第二禅，只有第二禅才足以炼化精气，降伏淫欲，获得超过一切五欲之乐的身心安乐。证入正定，入色界四禅，需要持守不淫戒，心不旁骛，专精勤修，将性能量转化为禅定及智慧能量，这也是为什么要出家的主要理由。

佛及其弟子们的这种日常生活，虽然也着衣吃饭洗足收衣钵，貌似凡俗，而他们的心常在定中，所以他们着衣吃饭洗足收衣钵等日常行事，实际上都是修行，都是禅定，亦称“龙定”，即《永嘉证道歌》所谓“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梵文原典中，这一段后面还有几句，述诸比丘见佛的礼仪，其他译本都译出，如义净译本云：“正念而住。时，诸苾刍来诣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罗什译本省略。

## 善现启请分第二

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各自就座以后，就要干出家正业，先“圣讲说”，由佛给大家上课。佛有十个大弟子是最杰出的，各自都有个什么第一，其中一位叫做须菩提，意译善业、善吉、善现、善实、善见、空生，舍卫国婆罗门之子，捨家入山，在山神指引下，去见佛陀，依法修行，证阿罗汉果。他在佛陀十大弟子中被誉为“解空第一”，对佛说的空理解最为透彻，因为出家很早，“僧腊”——当僧人的年岁长，在僧团中德高望重，故称长老。这部经整个就是说空的，因此由解空第一的须菩提来发问。

偏袒，即袒露，将袈裟搭在左肩，袒露右肩，是佛教比丘着衣的礼仪，在见佛、礼佛、问讯、入众、坐禅、诵经等时，要偏袒右肩，表示恭敬及庄严。为什么要偏袒右肩呢？因为印度以右为阳，身体右边阳气盛，不怕受凉，所以右肩不披衣服，在炎热的印度也是防热的一种措施，至今印度、斯里兰卡人还有这种习惯。右膝着地，即右腿单腿下跪，称为“胡跪”，为古印度人见尊贵者、师长、长辈时的礼节。

须菩提先赞叹佛稀有难遇，称赞佛善于护念诸菩萨，善于付嘱诸菩萨。希有，即稀有，“希”与“稀”古代可通用。护念，即经常忆念、护持，相当于今所言“关心”，念，为忆念之意。经中说，众生虽然未必念佛，而诸佛常念众生，



如母忆子。如来，梵语多陀伽多，今译达他嘎打，为佛的德号之一，意为从真如中来、乘如而来，或从真如中出现，如，即真如，意为绝对真实、与本来面目一模一样，即是佛的法身。菩萨，为梵语菩提萨埵音译之略，意译觉有情，即求大觉并自觉觉他的众生，或称大心众生。

然后，须菩提向佛请教，他提的问题，是这部经述说的主题：“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善，是好的意思，善男子、善女人，是佛菩萨对佛弟子的尊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译“无上正等正觉”。菩提的意思是觉，所谓觉，就像我们睡觉从迷梦中醒过来，原来什么都不明白，现在明明白白了，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梦初醒，完全明白。众生都是在梦中，只有佛一个人醒过来了，他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看得非常清楚，叫做大觉。梵语“佛陀”，意思是“大觉者”、完全觉悟者。他的觉悟完全正确，一点也没有错误，叫做正觉。无上正觉，就是说这种正觉是世间最高的，没有比它更高的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简称“菩提心”，又译为“道意”，是想要修学大乘道，将来成就无上正觉，也就是成佛的志愿。大乘佛教认为，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只要发了菩提心，誓愿修学大乘道，最终要成佛，并且要普度众生皆成佛果，发了这种菩提心并为此而努力的众生，就叫做菩萨。修习大乘道，必须先发菩提心，比喻为射箭必须先摆好姿势，经中多

处盛赞发菩提心的功德，它是修行菩萨道的动力源，是将来成就佛果的因、种子，《大日经》说大乘以“菩提心为本”。

须菩提请问的是：发了菩提心的善男善女，应该怎么样住？怎么降伏自心？云何，即如何。住，就像人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里指如何来安顿自心，具体指如何增长菩提心，降伏自己不符合菩提心的各种烦恼妄心。佛法认为，我们所造的一切业，所得的一切果报，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归根结底都是由自心造成的，把心比喻成怨家，比喻成虎狼猛兽，因为众生的心是异化了的，并不完全受自己主宰，要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所谓修行，就是自治其心，自己能够治理自己的心。我们众生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完全自治其心，须先明白自己的心，叫做自知其心。自知其心、自治其心、自净其心，是佛在《阿含经》经中多次所说。

自治其心，就叫做降伏。因为心有强大的力量，有本能性的欲望，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多是天生的心理反应，必须要战胜它。战胜别人并不难，最难的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最根本的就是战胜自己的心，使这颗心变成自己完全能够主宰的，这件事是非常难的。因为人心生来就不是自主的，你要把它完全变成自主的，必须经过激烈的战斗。现代心理学、脑科学发现：人在起一个念头、作出一个决定之前，他的大脑中先就编好了码，所以人的心思实际上是不自主的，或者说是被大脑编好的码所控制的。佛教唯识学讲，人起念生心，以自己心识底层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因，种子，



又称习气，是一种心理势能，由此前的心理活动积淀而成。种子为因，决定所生心念，所以心念实际上也是不自主的。佛经中佛讲他多生多劫与自心斗，终于取胜了，所以佛也叫做“大雄”，或者“雄猛大丈夫”。《老子》也说：“自胜者强”，能战胜自己，才是强人。佛经里讲，如果不能战胜自心的话，虽然是个男人，实际上还是个女人。只有战胜自心的人，才能称作大丈夫、大雄，即大英雄。因为心的力量非常巨大，比世界上任何力量都要大，能够战胜自心，也就具有了征服整个世界的力量。你把世界上力量最大的东西征服了，你就能征服世界。

此经的玄奘、菩提流支、义净译本，须菩提所提问题有三问，前后两问同罗什译本，中间多一“云何修行”问。罗什译本应是将这一问题省略，“住”与“降伏其心”也就包括了修行，所谓修行，无非是修正自心、自治其心。“降伏其心”一句，玄奘译作“摄伏其心”。

后面的经文，都是佛对须菩提所提问题的解答。

**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答应回答须菩提的问题，称赞他说得对，问得好，如你所说，佛是善护念、善付嘱诸菩萨的，你认真听吧，佛将为你说善男善女发菩提心者应该这样住、这样降伏其心。善

哉善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好啊，好啊”。谛听，即注意听、认真听。须菩提答言：是，世尊！非常想听您解答这一问题。唯，为发语词，相当“哦”，然，意为“是的”“是这样”。

###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什么叫做发菩提心呢？佛解释了：发心让所有种类的众生皆入无余依涅槃。佛经中根据生的方式和存在方式的不同，将所有众生分为九大类。根据生的方式的不同，分为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四种，人和牛马等属于胎生，鸡鸭等属于卵生，昆虫多属于湿生，即从湿气中出生，蝉、蝴蝶及诸天等属于化生，即变化而生。根据有没有固定形貌的物质身体，分为两大类：有色、无色，有色就是有一定的固有形貌，像我们人类一样，可以看见有一个身体，指色界天。无色，在这个宇宙里面还有没有身体但是还有心存在的众生，如无色界天，是天上的一种众生。还有根据想，就是感知觉的有无，分为有想、无想及非有想非无想三类。有想类包括所有有感知觉的众生，无想类指属于色界四禅天的无想天人，住在没有感知觉的定中，前半劫生，后半劫灭；非有想



非无想类指无色界天的非想非非想处天人，住于非想非非想定中，没有下界粗的感知觉，但还有微细的一点感知觉。这九类众生，我发愿都引导他们进入无余依涅槃，叫做发菩提心。灭度，即寂灭而度到涅槃。

涅槃，是梵语的音译，译成汉语非常难，一般译为圆寂或者寂灭，但是意思也不是十分准确，所以还是用音译。涅槃的解释有一百多种，有一个意思大概就是道教所说的长生不死，还有无病、无苦恼、极乐等意思。最根本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因为只有不生者才能不灭，有生必然有灭。不生不灭叫做寂灭，它是一种什么呢？非常难以言说，涅槃最根本的性质就是不可言说。为什么不可言说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语言，都是一种工具，是一种符号，它建立在大家共同的感知觉之上，我们大家共同的感知觉都是一样，在这共同的基础之上，形成共同的语言，比如用“人”来表示各种各样的人，用“男人”来表示各种各样的男人。凡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都是大家的感知觉里面共同有的。而涅槃是一种心灵体验，这种体验在我们大家的感知觉里面从来没有过，佛经中叫做“未曾有法”。这是所有的人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心灵体验，所以不能拿大家共同都有的心理体验的概念来定义和描述，你说它是一种快乐吧，它跟我们平时感受到的各种快乐完全不一样；你说它是一种精神境界吧，它又跟我们所理解的精神境界不一样；你说它是某种物质吧，更不是。那么，涅槃究竟是什么呢？大乘经里面最明白的解释，就是“解

脱心”，就是说它还是一种心，或者心灵状态吧，当代的西方心理学把它归到“意识转化状态”里面，就是把平常的意识转变成另外一种特殊的意识，意识转化状态有多种，涅槃也被归到其中的一种。这里的意识，并非佛学所说第六意识，而是“心”或精神的泛称。就是说，涅槃是很真实的一种内心体验，一种存在状态，这种状态通俗地讲，就是一种解脱心，就是解脱了一切束缚我们心灵的绳子的心，它最基本的性质就是不生不灭。我们的心是一个不断生灭变化的活动过程，而涅槃不一样，它不生不灭，永恒如此，叫做寂灭，是完全的、圆满的寂灭，称为圆寂。正因为涅槃永恒如此，超越了时间、空间，超越了物质、心理，所以它不会因为人的死亡而消灭，那么证得涅槃就获得了永生，不是身体永生，而是解脱心永生，佛教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存在状态。肉体的存在，必然有生老病死，成仙升天还是有一个身体的，有身体就不能避免生老死，只有涅槃才能超出生死，避免一切痛苦，它是永恒快乐的，这种快乐是一种解脱的快乐，比世间的一切快乐都要高级，是不依赖任何条件而自然涌现的一种快乐，而世间的一切快乐都是需要依赖一定的条件而获得。事业成功是快乐的，但是必须要成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功，当你不成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快乐。其他的快乐，也都是这样。

涅槃分有余依、无余依两种。有余依涅槃，简称有余涅槃，是心灵达到涅槃，获得解脱，但是这个解脱心还是有一



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肉体。证到阿罗汉果的人，也还是有他的肉体，这个肉体是他过去所造业的一种果报，有这种果报，那就还要受这个肉体的束缚。因此，证到阿罗汉果的人，也还是有身体上的痛苦，当他害病的时候也照样有疼痛，当他要不到饭的时候，肚子照样饿。如果他长相丑陋，证得阿罗汉果以后也还是丑陋。但是，他的内心是快乐的、超越痛苦的，叫做有余依涅槃。到他临死的时候，不用电和柴火，用修成的三昧真火，自己身体出火把把自己烧成灰，只存在一个解脱心永恒存在，没有物质身体，叫无余依涅槃。进入无余涅槃如何存在呢？死后去哪里了呢？准确的回答是无来无去、无在无不在，它超越空间、时间，所以不能用我们固化的时空概念来界定。《杂阿含经》中佛曾有回答，说解脱者之识（心）不去东南西北上下，意谓解脱心超越时空。《瑜伽师地论》等解释说，进入无余涅槃者寄住于无色界之顶（亦称“有顶”）非想非非想处天，或者住于三界外的净土。总之绝不是一死永灭，而是长存不死，可谓真正的长生不死。

如果一个人发了这样的心，志愿把所有的众生，不仅仅是人类，还包括所有的动物，及地上的神仙鬼怪、天堂里的天人等有生有死的所有众生，都度到无余涅槃，便叫做发菩提心。无余依涅槃当然要比有余依涅槃快乐，是生命的究竟归宿，发心把众生都度到无余依涅槃，叫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真实发了这个心，就叫做初发心菩萨。佛教把众生（梵语萨埵）叫做有情，就是有情有识有心者，其他



的众生都是没有觉悟的，而菩萨是自己觉悟也想要其他的众生都觉悟，所以叫做觉有情。菩萨分为三种，初发心菩萨不一定有普度众生的本事，只是发了普度众生的誓愿，以普度众生作为自己的理想。中国老百姓大多数对菩萨是曲解的，只认为庙里的那个神像是菩萨，或者把自己崇拜的所有的神都称为菩萨。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上面所发普度众生皆到无余依涅槃的菩提心，叫做“世俗菩提心”，因为它只在世俗层面，以所度的众生、能度的菩萨及度众生这件事为实有。仅发这种心，是不能成佛的。菩提心必须与诸法实相或法性、真如相应，才可以结出成佛果实，叫做“胜义菩提心”，胜义，即最殊胜的真理，或称“第一义”，即佛法的第一真理。

佛法诸乘，大体都把真理分为两个方面，称“二谛”，谛是真实不虚的意思，相当于真理。一个方面叫世俗谛，简称俗谛，讲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因果报应等，世间万有的结构、差别、运作规律等，为从世人通常认识的角度所见的真实，如实了达这些的智慧称俗智、差别智。另一个方面叫真实谛、胜义谛、第一义谛，简称真谛，讲万有不变的体性或本性，亦即法性、实相、真如，了达法性的智慧，《阿含经》中称为“涅槃智”。真、俗二谛一体两面，犹如手心



手背，合为一个真理。或将二谛一体不二或超越二谛，称为“中道第一义谛”，简称“中谛”。解说、学习佛法的次第，应该先入俗谛，次入真谛。这里讲发菩提心，即先说世俗菩提心，后说胜义菩提心。

此经中说佛法，处处都是二谛合明，讲真谛时，用“遮诠”即否定、破除的方法，以“即非”“则非”否定之；讲俗谛时，多用“是名”肯定之。

胜义菩提心如何发起呢？从破除世俗菩提心所摄的诸相发起。下面就用遮诠、否定破相了，破的是与世俗菩提心相关的诸相：即使发了菩提心，如果有任何对相的执着，那么就不是菩萨。“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像地藏菩萨那样，发愿度尽所有的众生，即使把所有的众生度尽，都成佛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被你度成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除对众生和度众生这件事的执着，执着于有一个众生的实体可度，有一个能够度众生的我，那是不能够度众生的，那不叫做菩萨，因为没有金刚般若，没有金刚般若是不能度到彼岸的。

菩萨如果把众生看作只是众生，那么他自己就会产生能够度众生的“我”，由此产生我慢，增益烦恼。如果众生就是、只是众生，有其“众生”的自性，亦即本来不变的实体的话，那是不可能成佛的。没有看到众生的本质和实相、众生本具佛性的般若智慧，是不能度众生的。认为实有众生可度，是一种执着，一方面执着于所度的众生，一方面执着于

能度的“我”。

而所谓的“度”，也不是说我给你一个什么，或者说像轮渡那样用船把你渡到对岸去，无非是引导众生如实认识自己本来的实相，依法修行，自臻解脱。所以，菩萨也没有度众生，是众生自己度众生，或者叫“自性自度”。认为自己是菩萨，我度众生，这样想，就堕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即非菩萨。佛教徒中颇有这样的，说他要度谁了，我度了多少多少人……这样居高临下，就不是菩萨，也不能度众生，因为他堕于我、人等四相，对于这四相的解释有好几种，我们从最粗浅的解释来看：

第一、我相。什么是我呢？这个我，是梵语阿特曼（atman）的意译，是哲学意义上的我，不是心理学、伦理学上的自我，或者称为“实我”，它的定义是“自在”，自在的意思，是不依赖于任何条件而自己存在。因为不依赖于任何条件而存在，所以能够自作主宰，这样的东西叫做阿特曼。不是我们分别你、我、他的“我”，这个“我”，佛法叫做“假我”，即心理学、伦理学的自我，这种自我，佛教是承认的，你、我、他分得清清楚楚，佛说经时也常自称“我”。但是，这不是实我。实我是永恒不变、本来就有、不依赖任何条件、自己能够作自己主宰的主人公。对于这种实我的认识，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认为我的身体、长相、性格、心理活动……从生到死都是永恒不变的，是实我。有的认为，这些社会性和生理性的自我显然是有变化的，从小到大到



老，外貌的变化很大，你一岁的时候和八十岁的时候照片拿到一起，恐怕谁都很难以认出这是同一个人。梁启超曾讲，今天站在这里讲话的梁启超究竟是不是五十年前坐在他妈妈怀里吃奶的那个梁启超呢？吃奶的梁启超怎么会讲课呢？我们日常所认为的我，只是身心的一个延续，虽然过去、现在、未来是不一样的，有变化甚至很大变化，但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具有某种同一性，所以叫做假我。假我，就是假借人类的语言，根据大家共同的认识习惯，把它叫做我，并不是自在不变、符合“自在”定义的实我。假，是假借之义。但是我们常误认为这个假我就是实我，是永恒不变，起码是从生到死一直不变的实我。有人也承认这种我确实是假我而非实我，但认为身内有一个自我或灵魂，从小到大同一不变，乃至轮回转生也不改变，是为实我，婆罗门教所说内心深处“妙乐我”、基督教等所说灵魂、道教所说三魂七魄、当代科学家所说自我意识精神体等，都属于这种实我。

为什么假我不是实我呢？《阿含经》里有清晰的解说：众生所认为的我，无非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种东西的组合，就像一辆车子是由很多的零件组装在一起，把它叫做车子。所谓的众生，是色（物质性的身体）和受、想、行、识（各种心理活动和心理功能）组合的过程，这五种东西都是活动的，这五种活动的组合和延续，把它假名为众生。

对组合成众生的五种东西一样一样地分析，就会发现它

们一一都不是实我。如果色是我，物质身体是我，那么我这个身体就应该能够自作主宰，我想让我的容貌怎么样就怎么样，女性希望自己是一个超级美女，男性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超级帅哥，但是这件事是不能自作主宰的，都是爹妈生的，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还有，谁也不希望自己有病，谁也不希望自己衰老，但是谁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个身体不生病，不衰老。所以，这个物质身体不是自我，甚至是完全外在于我自己意志的外物，我们认为它是我，实际上不是的。

然后，我们的心理活动，受（感受）、想（感知觉）、行（各种心理活动）、识（各种识别的功能），都是在一定条件之下才发生作用的活动过程，没有哪一样是可以自作主宰、可以永恒不变、从小到大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心理活动，情绪、思想和知识，从小到大变化非常大。所以，我们通常认为是我的这个身体，还有我的心理活动，还有我的性格、我的成就、我的财富等等，一般我们在社会交往中，都认为这个是我，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都是受各种条件限制的，都是变化不居的，因此它们不是实我，只是假我。

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实我，认为身心中有个不变的灵魂之类的自我，佛书称为“蕴中我”，也是无法证实的，解剖身体，其中并没有一个自我、灵魂的实体。

第二、人相。“人”在古汉语里是指除自己以外的别的人，众人、抽象的人，也叫做人。比如说我的爱人啊，家人啊，同事朋友啊，及不认识的人，统统都是人，我们也认为



他们各有自己的实体，各自都是真实的，像我自己一样，都有其实我。比如，你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五十年以后见了他，面目已经大变了，名字也改了，那究竟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他呢？我们一般都认为，那还是原来的他，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小时候活泼可爱的他，现在变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翁，五十年前腼腆的小学生，现在成了架子颇大的大老板，怎么还可以拿五十年前的眼光看他呢？所以，人相和我相一样，也是一种错误的执着。

第三、众生相。众生，梵语萨埵，意译有情，泛指一切有情识的种类，这里的众生，泛指所有众生，比如地球上的各种动物，我们认为它们也跟我們一样，也有自己的个体，那头牛就是那头牛，那匹马就是那匹马，它们都有一个拥有实体的自我，这跟我们人执着自我也是一样的。另外，众生相对于佛，认为自己及其他众生绝对就是众生而不是佛，分别佛、我、众生，执“我属众生”，见有众生可度，佛果可求，名众生相。

第四、寿者相。寿者，也翻译为寿命、命者。古印度人认为，众生的身体里面有一种功能，或者有一种灵魂之类的东西，使众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保持有限的寿命，认这种东西为实我，也称“个我”“命我”。认为身体内有一个灵魂，灵魂一离开身体就死了，灵魂是能保持生命的“寿者”，天主教等都是这样认为的。另有一种解释，认为在禅定中，觉得心是永恒不动的，既然不动，寿命就很长很长，其他都

没有了，只有一颗永恒的心，或者如道教修炼内丹成就，炼就一个“身外之身”，能够脱体而出的元神，认为元神长生不死，这也属寿者相。

我、人、众生、寿者四相，为我执从粗至细的四个层次，也包括法执，为障蔽亲证真实的无明，是产生烦恼惑业、令人流转生死的总根子。执粗我相，不离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必然产生贪瞋痴慢等粗重烦恼，导致杀盗淫妄等恶业，丑化自己，污染社会，难离三恶道；执取人相，难以超出欲界；执取众生相，难于超出众生界；执取寿者相，见有佛果可求、涅槃可入，不能断根本无明，不可能成佛、入涅槃。于世间、出世间一切相及法相、非法相中，只要稍有所执，即着了我、人、众生、寿者，不得证实相、出生死，是故释尊反复破相，尽扫诸执，以期众生离我法二执，证常乐涅槃。

发了菩提心度众生，如果认为有自己的实我，“我度众生”的话，是着了人相；如果认为我所度的别人、众生和一切种类的生命都有它们自己的实我，被我所度或不能度的话，就是着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执着这四种相，虽然发了菩提心，而不能叫菩萨，因为没有金刚般若。只有具备金刚般若和菩提心的有情，才能叫做菩萨。没有金刚般若，连自己也不能度，怎么度众生呢？所以，不能叫做菩萨。发菩提心而不离我、人、众生、寿者四相，则必上贪佛果，下轻众生，发心必然不能广大无量。破除了四相，以不执着于能度所度及无余依涅槃的清净心发的菩提心，叫做“胜义



菩提心”，才是真正能实现所愿的菩提心。以金刚般若智慧为导，发愿普度一切众生皆入无余涅槃的世俗菩提心和见无有一众生实际被灭度的胜义菩提心一体不二，不着我、人、众生、寿者四相，这样的菩提心才是真实菩提心，发了这样的真实菩提心并为此努力者，才能叫做菩萨。

#### 妙行无住分第四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真实发菩提心之后，要行菩萨道，让菩提心落实在菩萨道的实践中。菩萨道的内容很多，叫做“菩萨万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般若六度（六波罗蜜），这里以六度之首布施度为代表，开示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如何修持六度。布施，即施捨、给予、奉献，分为三种：财物布施、法布施、身命布施。

财物布施，是拿人们需要的东西或金钱去布施，经中说在家菩萨须先修财物布施，修这种布施当然先得自己有财物、有钱，但没有财物、没有金钱，只要有布施的心愿，也可以布施。《优婆塞戒经》中说：没有不能行布施的人，即便穷到身上只有一件破衣服，拆下一根线还可以帮助别人包扎伤口；穷到乞讨为生，讨得半块饼子，掉的渣还可以布施



给蚂蚁。

法布施的法，包括知识、技术、技巧、智慧等，分世间法、出世间法，拿出世间法去布施，要比财物和世间法布施的利益大得多。比如给贫穷的地方钱财或粮米衣物，不如教给他们可以谋生致富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自己致富，致富以后可以享用很长的时间，发给他们钱，只能享用几天、几个月。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救济了优质羊，帮助他们养殖致富，半年以后去检查，都没有了，当时就宰了吃了。拿知识和技术去布施，又不如教给他们高尚的道德，教他们怎么做好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掌握调节心理、自我修养的技术。然而，做好人只能一生做好人，不能得到永恒的利益，而拿佛法的出世间智慧、金刚般若教给他的话，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永恒的利益。

身命布施，就是当众生需要你的肉体，比如说你的器官，你的鲜血，要毫不吝惜地给予；甚至当众生需要你献出生命的时候，你要毫不吝惜地献出。这种布施是很难的。

经中说初发心的在家菩萨修财物布施，出家菩萨修经卷、佛像等布施，见道以上得无生法忍的地上菩萨才修身命布施，各种菩萨都要修法布施。三种布施中，法布施的功德最大。

修各种布施时，都须“无所住”而行，所谓住，即停留、固定，如人得一固定处所，安了家，恒常生活于中，名之为住，心若执着、胶固于什么，停留在什么东西上，执着什么，



叫做有所住。无所住，即不执着一切，保持一个活泼泼、空灵自在、一丝不挂的本心，叫做无所住或无住。应该以一切不着的无住心去修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叫做不住于相而行布施。

相，意为相状，指心识对事物形相、状态、性质等的分别。《楞伽经》解释说：

**相者，若处所、形相、色像等现，是名为相。**

**彼相者，眼识所照，名为色，耳、鼻、舌、身、意识所照，名为声、香、味、触、法，是名为相。**

眼、耳、鼻、舌、身五大感官对境所得的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经验，及意识所分别的“法尘”（概念），统称为相。质言之，所谓相，指人通过感知器官所得的认知，这种认知由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组成。前五官所得色、声、香、味、触相，通常由第六意识所分别的“名”（名词概念）表示，与名密不可分。《楞伽经》所说关于认识的“五法”中，分常人的认识为相、名、妄想（以名言表示众相形成知觉，或译“分别”）三者；唯识学分相为“三自相”：六种感官开放了别境相直觉（现量）所得的色、声、香、味、触，称为“相”，因为是根（感官）、境、识三缘和合而生起，名为“依他所起相”；在此基础上经第六意识加工，经捨相、抽象、记忆的填充等工序，形成以“名”（名词概念）所表示的确定认知，认为确实是的，叫做“遍计所执相”。此经中的相，从其在前后文中的涵义而言，实际上包括了五

法中的相、名、妄想（分别）及三自性中的依他起、遍计执二相。

不住于相，就是不执着一切相。常人生活、做事，都落在自己感知所认识事物的一切相为真实的执着里，亦即住在诸相里，行布施时一般也是这样，认所施捨的钱物、知识、佛法及所施捨的对象为实有，知晓这样布施的利益：比如说会得到别人的感谢、回报，佛弟子则常会认为做了功德，如捐钱修庙塑像、供养僧众，可以得到无量的福报。这样布施，就是住相布施，当然是善举，会有福报，但其福报有限，因为没有金刚般若，不是出于无住心，所以不是布施波罗蜜，不能度到涅槃，还可能起到增益烦恼生死的副作用。如永嘉玄觉大师《证道歌》所言：

“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  
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

又，修布施时若着我、人、众生、寿者，必然计较得失，分别亲疏，希冀还报，难得一切皆施，如看到有人落水，若先计较自己，岂能即刻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救人？

现在的慈善家行财物布施，出发点可能多种多样，有的人是想得到快乐，所谓“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有的人想当个大慈善家，受人尊敬，很有名望，信教者则往往想通过布施得到今生来世的福报。好多的大乘经里讲，塑佛像、修建寺庙、供养僧宝，都能得到无量倍的报，尤其是供养圣僧、印佛经，可以得到无量报，这种布施最好修了，因为需要的



钱也不多。做生意的话，利润顶多是几倍，但是佛经里面讲，布施三宝的利润无量倍，世上哪有利润这么高的生意呢？那他当然要很热衷地去捐款塑佛像修庙、供养僧尼、印经书了。供养一百元钱，想要得到多少亿，许多人布施，大都是出于这种心理。这不是布施波罗蜜，只是世俗的布施，是住于相而行布施。

菩萨应修的布施，是布施般若波罗蜜，是以金刚般若为指导去布施，具体怎么布施呢，就是无住相布施，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等相而行布施，就是什么都不考虑，既不考虑布施了以后对自己有多大的利益，也不考虑布施的财物等有多贵重，也不考虑我失去这些财富以后会怎么样，不考虑受惠的对方是什么人、与我关系如何、会不会报恩，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只考虑别人的需要，乃至自己的生命，当别人需要时都毫不吝惜地付出。布施的东西、所布施的对象，布施得到的果报，还有能布施的我，这三者都不执着，根本就不考虑，没有这些概念，只是布施，叫做“三轮体空”，以这种完全没有执着的心去布施，以只有利益众生的善心和毫无执着的空心布施，才叫做布施波罗蜜。只有这样布施，所得到的果报才是无量的，因为布施的心是完全没有执着的清净心，它超越时空、数量，是无量的，所以布施的果报也是无量的。只要心稍微着相，布施的功德就是有量有限的。只要有量有限，那就是有为法，就不能超出生死，不能达到涅槃，不是波罗蜜。



“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

“于意云何”，就是“意下如何”，“怎样认为”。佛比喻说：就像东南西北四方及四维——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加上、下为十方，十方虚空无边无际，大得不可思量，菩萨以不住任何相的清净心行布施，得到的福德也如同十方虚空，大得不可思量。大乘经中常以虚空比喻本来心性、自性清净心。佛教诫须菩提，菩萨应该遵照佛的教诫，以无所住着的清净心修持布施等一切菩萨行。

### 如理实见分第五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乎？”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诞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是个活生生的肉体地球人，生来具有圆满



福态的“大人相”。一般都是这样看待佛的。这样的看法实际上并未真正认识佛。佛就此问须菩提：能以身相见佛吗？如来，意为从真如中出现，是佛的德号之一。

须菩提当然明白，不可仅仅以身相看待佛，只把佛看作一个具有血肉之躯的地球人。为什么？因为佛讲过：身相者，即非身相。即非，是否定凡夫固化的虚妄认知。

为什么身相即非身相？佛告诉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如实知见一切相的虚妄不实，就能见佛的真实相，见佛的真身，佛的真身即是诸法实相。非相，意谓人们所感知而执之为实的名相，并非绝对真实之相。

凡所有相，即我人所认知的一切，以名相为符号的一切固化的认知，即唯识学所谓遍计所执相。比如，我们认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各种各样的人……我们所居住的星球，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听到的，我们认为它们确实就是这样，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星球就是星球，确实实就是这样，只是这样，这种认知叫做固化的认知。

这一切认知为什么皆是虚妄呢？虚妄，意谓不如实，不是实相。这需要对我们的认知如何形成，作一番客观的检查，即所谓认知的检讨，有人比喻为在进行科学观测前之先须检查所用的仪器。佛教的最大特长之一，便是最早对人类的认知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所有相，都是通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知器官接收信息，形成感觉，在感觉的基础之上形成知觉，

知觉用名词概念表示，以名词概念为材料构成语言，用语言为工具进行思维，形成固化的认知及思想、世界观、人生观等。这部《金刚经》，反反复复地对人们固化的一切认知，特别是佛弟子修持中所认的种种相、种种认知，一一进行破除，指出这种认知是虚妄不实的，世界和众生的本来面目并不像你确认的那样。世界、众生，是有一个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认识所歪曲、所改变的本来面目——叫做“实相”，意谓真实如此。又叫做“如”“真如”“如如”，意思是与本来面目一模一样，绝对真实，永恒不变，并非虚妄。

相与名，在人们认为正确的认识中，是被公认为如实反映了客观真实的，此经中佛却偏偏要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即不实，非不依一定条件而生起、存在的实在，妄即不真，非事物本来面目的直接呈现。为什么？经中没有像法相唯识学那样从认识论、心理分析的角度详加辨析，只是以“即非”“是名”的金刚王宝剑斩绝一切相。当场听法的大阿罗汉们，当然不难领悟，在今天，除了个别在现代认识论、心理学上面很下过一番功夫的人，多数惯习科学实在论者，恐怕不易理解，非得从理性分析讲明理由不可。在《大般若》的其他经中，讲相为虚妄的理由也很简略，大体上有缘起无自性、假名、如幻梦等三点。今试就此三点，依《大智度论》等及法相唯识学，略加解释。

我人的认识，并非像镜子映物一样直接映现境相，而是处于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缘起关系中的活动过程。佛典一



般说根(感知器官)、尘(境、感知对象)、识(能分别的心识)三缘合集而生识，《楞伽经》谓“三缘和合，幻相方生”。六识中眼识的生起，起码须依赖四种(眼根、色尘、光明、想见之意欲)乃至九种缘(条件)。名、相既依多缘而生，便没有本有自性，非本然如是者，必非绝对真实，具相对性、局限性、虚妄性。感知器官的构造及其感知的方式，由业力所决定，同一感知对象，因感知器官的不同，所得的相便各异。如天空云块间阴阳电的撞击，由眼观之则为闪电，由耳闻之则为雷声，且雷声还在闪电之后。同一种红色，常人见为红色，色盲人则见为黑紫等色。同一种阳光，在人眼中和猫头鹰眼中的相状肯定会大有不同。同一对象既然在不同的认识型式中现为不同的相，当知其相皆非本然真相。

又，感知器官感知不到者，非必为无，如人眼视觉阈阈之外的紫外线、X光、中微子等，虽不可见，却非无实体，见有为无，亦属虚妄。关于感知经验的主观性、相对性、局限性，近现代各家哲学、心理学，几乎无不承认，前苏联心理学家说感觉经验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实在论、批判的实在论等只承认人接受了来自外界的“感觉与料”，不承认感觉与料即是客观真实。

其次，假名故非真实。经中屡屡说：××即非××，是名××，意谓用名相表示，只是随俗而说的方便，客观境相的绝对真实相并非如名相所表示，名言，只是世人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符号。假，为假借之义，假名，即借用人造的语言



文字符号，表示由感知器官所得的诸相。直接从境物上得来的感官经验——相，已不真实，人造的具概括性、抽象性的名言符号，其非客观真实，更不待言，如火的红与红旗的红、苹果的红、人脸颊的红，显然有别，但统统都被叫作红。

又，从认识发生的过程看，心与境最初相接的第一刹那，只起直觉，尚无名言分别，待后一刹那起了名言分别时，其所分别的境物已灭，而意识却误认为名言所表即后一刹那境物的真相。名言虽非真实，是一种甚带主观性的符号而非境物自体，但为人们进行思维、交流思想的共用工具，佛也不得不借用假名说法，而在说出后又随即表明这是假名，以破除认假为真之执。

关于缘起性空、假名不实的意蕴，龙树菩萨在《中论》中以著名的“三是偈”概括之：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意谓一切法、一切相皆依特定的因缘而生，无自性故空，假借人造的名言符号以表示缘起的现象，并非虚无断灭，这是佛法缘起性空的中道义。

如幻之幻，指幻觉、幻境，印度古代盛行幻术，依符咒、药力或念力，变现出某种幻相。如幻之喻，意谓我人所认以为真实的经验世界，其实乃依业力，由自己的心识所变现。《楞严经》谓“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唯识学通过分析认识的形成，说心、境相触而起相、名分别时，心不能直接了别境物，必须由自己的根、识即感知器官、感知



功能，变现出一个相似于外境的“影像尘”——亦名“亲所缘缘”，自心再予以分别。所分别者已非境物本身，而是外境有关信息与自己根、识作用，在自己心识中变出的影像，变而缘故，即非真实，故说如幻，就像幻术者所变现的境物，并无其实体。

近现代科学也发现了感觉经验与被感知实物的不同，如眼所见不同颜色的光，光学发现其实体是不同波长的电磁振荡，刺激眼球后，由视觉神经传导于脑中的视觉中枢，形成人眼中的物象。为什么把电磁振荡看作物象，是无法说明的，只能说如幻。

佛的身相，与众生所见一切诸相一样，也是因缘所生：佛度化众生的本愿及众生与佛的缘分和合，在众生的眼识中现出肉体的佛身相，这身相也是空、如幻、假名，如实觑破佛身相的非实，证得佛身的实相，才能真正见佛。佛身的实相叫做法身，即以法性、实相为身。

## 正信希有分第六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

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

**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

因为这个道理太深奥了，听了以后能够完全理解接受，是很难的。它揭示了宇宙人生的奥秘，广涉认识论、心理学、物理学等现代科学的诸多方面，其他学说里都没有这种说法，即便穷尽各门科学的知识，也很难完全解释，何况是三千年前知识未发达的古人。须菩提惟恐众生难以理解信受，问佛说：听到这么深奥难解的妙法，会有利根众生能真实相信接受吗？

佛回答：你且莫这样说。即便在佛灭度以后的遥远的后世，乃至“后五百岁”，也会有人对此说法能生起深信。后五百岁，指佛法流传的最后五百年。佛经中说，佛教作为世间的一种宗教，或一种文化，也是因缘所生法，与一切因缘所生法一样，也是有生有灭的，有一个从诞生到兴盛、再到衰落、最后消亡的过程，其消灭叫做“法灭”，具体时间，经论中有几种不同的预言。以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的说法最为汉传佛教界所认同。按这种说法，后五百岁，当指佛灭度后一万一千年至一万一千五百年间。

在那么久远的后世，还会有人持戒修福，听到此经中深奥难解的言句，信以为实，能够理解、接受，那样的人，其善根非常深厚，不是在一位佛乃至三四五位佛那里种下的，而是在无量无数的佛那里种下善根，在无量无数的佛那里供养过佛，听闻、修行过佛法，起码是过了大乘的第一乾慧地，



曾经理解了佛法，才能听懂这部经，才能信受。听到这经中的文句，甚至能够起一念净信者，佛悉知悉见，他们都能得到无量的福德。比如六祖惠能大师，他生在佛灭后一千多年，为一名不识字的樵夫，而一听到别人诵《金刚经》，便理解开悟。那他肯定是无量无数世供养佛、修习佛法，才会有那么猛利的慧根。这种人，在今天也还有的是。

不承认有前生后世，是很难解释某些事实的，如人的根器，为什么一介樵夫的惠能一听到《金刚经》就能开悟，而今天许多大知识分子看不懂这部经呢？不追溯到前世的积累，或者前世所造业在阿赖耶识仓库中积集的种子，是无法圆满解释这种现象的。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以此作为论证必有宿世的理由之一。

这些闻经信受的众生为什么能得无量福德呢？因为这些众生，没有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种虚妄相，既无法相，也无非法相。净信，谓清净无杂、纯净的信心。法相，指对所认诸法的肯定，如确认我、人、众生、寿者四相为实有，即“有见”，也包括执着经中所说的正法为实有、绝对正确；非法相，谓否定法相，认为诸相绝对虚无，即“未见”，或者指不正确的见解、理论，如认为一切虚无或世界本原为虚无的断见。不堕于有与无或是与非等两极“边见”——片面、极端的见解，叫做无法相亦无非法相。

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

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为什么不会堕于有、无等边见呢？因为众生如果以妄心取相，执取所见的诸相为实有，即着于我、人、众生、寿者四相。如果执取非法相，也着于我、人、众生、寿者四相。所以不应执取法相而着有，也不应执取非法相而着无。因为这个道理，佛常告诫比丘众：你们应当理解我所说法犹如渡河的筏子，渡过河后，应该舍弃筏子，不要把它老背在背上成为负担。我说的法也是这样，是为破除众生的种种执着，引导他们渡过生死大河、抵达涅槃彼岸的工具，也应该舍弃，何况那些不是正道的非法呢？筏，是渡人过河的一种简易交通工具，兰州人过去渡黄河用羊皮筏子，其他地方多用木筏子。筏喻，多次见于《阿含经》，学术界认为最原始的佛经《经集》中，有一个《筏喻经》，记载佛教导比丘说：对于佛法的执着也是应该舍弃的。要明白佛所说法的实质，只是一种破除执着的工具而已，并非实相本身，只是指示通向实相的路标，有的经中比喻为指月之指，如果误认为手指就是月亮，是为大错。

### 无得无说分第七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

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法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即便执着佛及佛果无上菩提、佛说法为实有，也是着了法相。佛问须菩提：你认为佛得了无上菩提吗？认为佛有所说法吗？一般佛弟子都是这样认为的：佛证得无上菩提，佛说了许多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译无上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即至高无上、正确无误的觉悟。

须菩提毕竟是解空第一的大阿罗汉，多次听佛说法，当然理解佛所说法的实义：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叫做无上菩提，也没有固定的正法由佛所说。为什么？佛所说的法，都不可执取，本质上是不可言说的，既非固定的正法，也非不是正法。为什么呢？因为佛说的法是无为法、出世间法，佛教中的一切贤圣，包括小乘、大乘、密乘的贤圣，都修证无为法，其差别在于修证的深浅不同。

无为法，为唯识学所列五位（五大类）法之一，其性质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变化的有为法性质相反。这里的无为法指诸法实相、涅槃。一切贤圣，指修行佛法而达贤位、圣位者，在小乘，贤位有七，为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暖、顶、忍、世第一；圣位有四，即初、二、三、四果，称七贤四圣。或说七圣：随信行、随法行、信解脱、见至、身证、慧解脱、俱解脱。在大乘，贤位有三十：十住、十行、十回向，圣位有十，即十地，或于十地后加等觉、妙觉（佛）



为十二圣。得正信正见，具正戒，而尚未见道为贤位，见道以上为圣位。大乘圣位的标准，各经所说不尽相同，中国佛教诸宗对此各有判别。般若经所说，天台宗判为“三乘通教”，华严宗判为“大乘始教”，其圣位的标准基本相同，皆以初证真如、断分别所起我法二执为初地见道。

诸乘贤圣，皆以如实知见的般若智慧修证同一诸法实相而求证涅槃。所观所证，皆属无为法，而所用的观智及所证的实相不无差别，所以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在贤位以胜解、加行无分别智或闻思慧观修，圣位以现量证得的实相般若观修。小乘人主要以析空观观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等一切世间法无常、苦、无我而证得无余依、有余依二种涅槃，住于涅槃，执着空的一面，被大乘叫做“偏空”或“沉空守寂”；大乘人主要以体空观观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皆毕竟空、不可得而证无住涅槃，虽证得无余依、有余依涅槃而不住于涅槃，不着于空。是为贤、圣之差别。中国佛教诸宗多说小乘仅修证人我空而不观法空，这用来指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或许正确，而小乘所宗依的《阿含经》中，实际上也观人法二空。宗喀巴大师认为大小乘只是发心有大小之别，观人法二无我的见地其实一致。般若经被天台宗判为三乘通教，意谓此经通摄声闻乘、缘觉乘、大乘三乘根机，三乘人皆以经中所示般若智观修，证得无余依涅槃。有经中说，三乘同入无余依涅槃，此经开头即说发菩提心者要发愿令九类众生皆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 依法出生分第八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德胜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佛问须菩提：如果有人，拿满三千大千世界最值钱、最贵重的金、银、琉璃、砗磲、玻璃、赤珠、玛瑙等七种宝物去作布施，他所得的福德多吗？须菩提当然回答说甚多，因为佛弟子都相信布施肯定会得到福报，这是由因果法则所决定的。老子《道德经》中也说：“既以与人己愈多。”即便今生现世得不到福报，来世肯定会得到，会转生为非常富有的人，甚至贵为国王、皇帝。国王、皇帝、富人就是这样修的，要获得首先要付出，要给予很多人很大的利益。金、银、宝石等七宝，只是比喻很多财富。说因果报应，布施修福必定得到福报，这只是世俗谛。而佛说布施得甚多福德的理由，是在胜义谛，从胜义谛看，所谓福德，无非是金钱、财物、物质享受、健康长寿、名望地位等，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无常难保，毕竟空，所以即非福德性，即没有福德的常住不变的自性、实体，由此，佛才说福德多。



三千大千世界，简称大千世界，为佛经所说的世界基本单元。一日月外围四个住人的大洲及八中洲、无数小洲，上覆六重欲界天、三层初禅天，为一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上覆一二禅三层天，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上覆一三禅三层天，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上覆一四禅九层天及四层无色界天，为一大千世界，因为共有三个千世界，约百亿日月，故称三千大千世界，大概相当于一个银河系吧。小乘经中说一个大千世界为一佛的国土，称为一佛刹。大乘《华严经》等说，无量无数的大千世界组成一个世界种，无量无数的世界种组成一个世界海，宇宙有无量无数的世界海，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华藏庄严世界海”包括无量个大千世界。现在有人认为现在科学所认识的宇宙只是一个大千世界。

佛在这里说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所得福德甚多，是为反衬受持此经的福德：受持此经乃至仅仅受持经中的四句偈等，并为他人解说，其福德胜过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为什么？因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及诸佛所得无上菩提法，皆从此经出。般若经中讲：般若是诸佛之母，或诸佛之祖母。四句偈，就是经中一个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若能理解经义，得正知见，便有了正确的人生司南，发菩提心，树立坚强的精神支柱，解决了安身立命的大本。若更依教奉行，则必当明心见性，渐渐圆满福慧，成就佛果。

**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佛法的般若就是如此宝贵，能够引导众生修行成佛。但这样说，也还在世俗谛，佛马上又破这佛法相了，说所谓佛法即非佛法。这句话中的前一个“佛法”，指此经及其他经中佛所说的法，叫做文字般若，又称“安立谛”，即人为建立的真理，这种法虽然宝贵，但也只是引导众生证悟实相、修行成佛的指月之指，并非能够证得无上菩提的诸法实相本身，所以说“即非佛法”；后一个“佛法”，指诸法实相，即本然的真理，又叫做“非安立谛”，即非人为建立的本然真实。佛说法不是像哲学那样，我是什么观点就说什么观点，讲得明明白白。佛说法不是这样，所说不一定都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而是针对众生的执着予以破执之言。在佛临灭度前不久说的《无量义经》中，佛明确地讲，他四十九年说法的实质，是以种种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着”。你若执着实有，他就说空，但是佛法实际上并非只是一个空；你若执着空，他就说有。空和有，这两种说法都是片面的，都是一种破除执着的工具而已。不理解佛说法的实质，将他所说的某些法当作绝对真理，互相诤论，会误解佛法，增益执着。所以佛说了佛法的宝贵后，马上破除法执，强调“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 一相无相分第九

“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

**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

佛问须菩提：你认为须陀洹能这样想：“我证得须陀洹果”吗？已证阿罗汉果的须菩提当然明白，真正证得须陀洹果的人，肯定不会这样想。“作是念”，是这样想、起这样的念头、这样认为之意。

为什么？梵语须陀洹，意译“入流”“预流”，即初次进入圣者之流、位列圣者之流，又称初果，为小乘由见道位入修道位的圣者，永断身见、疑、戒禁取见三种见惑（“三结”）——即见解、世界观上的错误执着，永不堕三恶道，死后最多七返生于人、天中，最后必证阿罗汉果。须陀洹又称“抵债”，大盖有以所见道抵消宿世所欠的债，或于七反生死中主要偿还业债之意。须陀洹分向与果二位，须陀洹向为见道位，初证法性，得对欲界四谛及色界无色界四谛的八种忍，对四谛深信无疑，得“法眼净”，在般若经的通教十地中为第三地，叫做“八人地”，“人”即“忍”。须陀洹向又分三种或三个阶梯：随信行、随法行、信解脱。须陀洹果则入修道位，断尽三界见惑凡八十八使（种），得三界四谛的八种智，可以比较熟练地用此智断烦恼。

须陀洹虽然入圣者之流，而实际上无所入。因为既无所入圣流须陀洹果的实体，也无能入之自我的实体，所谓得须陀洹果，实际无所得、无能得。须陀洹见道，所见即诸法本来无我，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皆空无自性，没有能见所见、能得所得的实体，因为照见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皆



空，皆非我，所以在见道入流时，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这种心与诸法无我的实相相应者，叫做须陀洹，只是假名为须陀洹而已。

因此，如果有人自称“我开悟了，我见道了，我得须陀洹果”，那么就证明他并未开悟见道，并非须陀洹。因为真正的须陀洹证得无我，不会常想着我是须陀洹圣者，别人是凡夫。连自我都不见，只见诸法无我的实相，哪里还会执着须陀洹的假名？

“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

佛又问须菩提：你认为斯陀含可以这样想：我证得了斯陀含果吗？须菩提当然回答：不可以。为什么？斯陀含，意译一往来，即须陀洹继续进修，断欲界九品思惑中的前六品，烦恼轻薄，死后上生欲界天，然后再下生人间，在天上人间往来一次，就必定证得阿罗汉果。而所谓一往来者，实际上没有一个斯陀含圣者的实体、自我往来于天上人间，只是就众生世俗认识的惯例，假名为一往来。

斯陀含也分向与果二位，斯陀含向依所断欲界烦恼的多少，分为两种：仅断欲界九品修惑中的前三品者，称三生家家，意谓尚须于人、天中各受生三次；断欲界思惑前四品者，称二生家家，意谓尚须于人、天中各受生二次。断欲界修惑

中前六品，则为斯陀含果，仅于天、人中一往来便可证得阿罗汉果。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

佛又问须菩提：你认为阿那含可以这样想：我证阿那含果吗？须菩提当然回答：不可以。为什么？阿那含，意译“不来”，即断尽欲界烦恼，不再来欲界受生，叫做不来。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不来人间受生的阿那含之实体，只是就众生世俗认知的惯例，依世俗谛，假名为不来。

阿那含圣者成就禅定，灭度后往生于色界四禅天中的“五不还天”，亦称“五净居天”，意谓这五天唯有阿那含圣者居住，没有凡夫。五不还天为：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此五天横列于四禅天，以下诸天仅闻其名，而不得见。最上之色究竟天，梵语名阿迦尼吒，也是三千大千世界天主大自在天及报身佛所居之处，然阿那含不能见报身佛，唯第十地菩萨能见。

阿那含也分向与果二位。阿那含向断欲界九品思惑中的七、八品，尚须于欲界天中受生一次，称为“一间”，意谓间隔一生而证阿那含果。断尽欲界九品烦恼则入阿那含果位。阿那含果又按所断烦恼及根器利钝，分为五种般，般，为般涅槃之略：一、中般，死后于中有之位即断尽烦恼而入



涅槃。二、生般，生于色界后，不久即断尽烦恼而般涅槃。三、有行般，生色界天后，须于彼天长时勤修，方能断尽烦恼而入涅槃。四、无行般，生色界天后懈怠不修，经过长时间，自然断尽烦恼而解脱涅槃。五、上流般，生于色界后，须从下层天修持逐级生上层天，最后方能断尽烦恼而入涅槃，此中又分乐慧，乐定二种，乐慧者生于色究竟天而入涅槃，乐定者生于无色界之顶非想非非想处天而入涅槃。二种上流般又分全超般、半超般、遍没般三种。又，入灭尽定，证得如涅槃寂静乐之不还果者，称为身证或身证不还；得不还果后再生起欲界烦恼而自退堕者，称为离欲退。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著我、人、众生、寿者。”

佛又问须菩提：阿罗汉能这样想：我得阿罗汉果吗？须菩提当然回答：不会。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实我或固有不变的实法叫做阿罗汉。阿罗汉，简称罗汉，意译“无生”，又译为“杀贼”“应供”“无学”“真人”等，为声闻乘极果，这种人已经把继续生到人间及天上、地狱等三界五道的因完全断尽了，不会再生，经中称“不受后有”，有，为存在，不再轮回，因此也不会再死，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佛法修证，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结构的自我改造，是用如实知见的

智慧，自己改造自己的心灵，把一个天生自然产生烦恼的心理机制，改造为自然不产生烦恼的心灵机制，改造成不被任何烦恼污染的清净心，具有这种清净心的人就叫做阿罗汉。

证得阿罗汉果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严格地说，并不是一种宗教，因为人的心理是可以自我改造的，用如实知见的智慧经过修行，可以把烦恼断尽。当时佛的很多弟子都证到了阿罗汉果，据载，阿罗汉里面最杰出的有 1250 人。他们证得阿罗汉果的时间，大部分也并不长，有的几天就证到了，有的几个月证到，有的十几年证到。佛说了《阿含经》以后，大部分的弟子都证到了圣果。然后，就跟上完中学、中专一样，有了知识，可以工作了。一些阿罗汉不想再进修了，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死已经了脱了，已经度到了彼岸，目的地已经达到了，经中称为“所作已办”。

阿罗汉也分为向、果二位。阿罗汉向，指阿那含继续进修，入于阿罗汉道，趣向于第四阿罗汉果。阿罗汉果，指已断尽三界一切见惑、修惑，永入涅槃，超出三界，不再生死流转。

阿罗汉果依其根性利钝及所证深浅，分为三种或六种。三种者，仅以所证智慧断尽三界烦恼者，称慧解脱阿罗汉；断尽烦恼，并成就禅定特别是灭尽定，具六神通者，称定慧俱解脱阿罗汉，简称俱解脱，亦称大阿罗汉；俱解脱并得四无碍解，通达佛法一切文义而善于说法者，称无疑解脱阿罗汉。据《增一阿含经》，当时佛的阿罗汉弟子中，有三分之



一为俱解脱，三分之二仅得慧解脱。

六种者：第一、退法阿罗汉，遭遇恶缘容易退失所证果位。第二、思法阿罗汉，因畏惧退失果位而想自杀以保果位。第三、护法阿罗汉，能守护所证不致退失果位。第四、安住法阿罗汉，不退不进而安住于所证果位。第五、堪达法阿罗汉，又作可进相阿罗汉，能迅疾精进而达不动法。第六、不动法阿罗汉，永不退失所得果位。六种中前五种属于钝根，第六种为利根。六种阿罗汉加前三种，为九种阿罗汉，亦称“九无学”。

无论哪种阿罗汉，都实证诸法无我的真如，不见有何实体为自我，有何实体为阿罗汉。所谓阿罗汉，只是一个如实知见诸法无我的清净心而已。须菩提是大阿罗汉，当然不会想着“我是大阿罗汉，我得阿罗汉道”，如果他这样想，那就着了人、我、众生、寿者四相，就不是阿罗汉。

**世尊！佛说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

佛曾经称赞须菩提，说他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如果是凡夫，受到佛这样的赞叹，就会自我认可，会骄傲得意。然而须菩提不是这样，他明白佛这是就世俗谛而假名说，他并不想着“我是离欲阿罗汉”。如果他这样想，佛就不会说他是“乐阿兰那行者”。正因为他



虽然行阿兰那行而实际无所行，不见能行此行的自我，不见所行及所行的果报，佛才说他是乐阿兰那行者。无诤三昧，是一种住于与诸法毕竟空的真实相应而与人无诤的禅定，三昧亦作三摩地，意译定。入这种定，因为无我无人，所以没有嫉妒，不傲慢，自然等视众生，慈愍众生，其定力具有影响他人不起嫉妒、诤论的力量。须菩提不但成就这种定，其无诤三昧定力，在人间佛弟子中最为第一，而且常修无诤行，在日常生活、待人处事中，无我无诤，保持无诤心，受到佛的表扬，说他是乐于修无诤行者。阿兰那行，意译无诤行。

无诤三昧，是圣者必修的一种定，因为若证得圣果，难免被人特别是被同修嫉妒，若因嫉妒而诽谤，则导致别人犯诽谤圣者的重罪而堕地狱，所以需要修无诤三昧，不令别人对自己起嫉妒心。须菩提，可谓成就无诤三昧、无诤行，改造人格的典范，他虽然生来智慧过人，而生性多嗔恨，脾气很坏，暴躁多怒，得罪了好多人，遭众亲友讨厌唾弃，出家后，佛为他说嗔恚过患，他悔过忏罪，修行不久，便证得阿罗汉果，人格大变，慈悲温良，没有嗔恚，特别成就无诤三昧，乐于无诤行，与世无诤，成为一个人见人爱、受人尊敬的圣者，提供了一个以佛法的智慧自我改造、优化人格的榜样，所以佛表扬他，以作示范。

以上四种圣者，皆实证空性，然前三果虽然见道，都断了分别所起的见惑，即见解、世界观上的妄执，尚不能任何时候都与空性相应，未能断尽思惑及俱生的我见我执，《八



识规矩颂》谓之“发起初心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缠、眠”，不仅欢喜地（初地）菩萨如此，七地以下菩萨及声闻乘初果、二果、三果亦皆如此。说他们不作证得果位念，只是就其见解而言。到了第四阿罗汉果，我执断尽，任何时候都自然与空性相应，才任何时候都自然不着我、人、众生、寿者四相。

### 庄严净土分第十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

“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

成佛，证无上菩提，只不过是断尽了无明妄执，觉证本来自性，如古人所说：“但复本自性，更无一法新”，并非另外得到了什么奇妙的宝物或实物。既无所得的实法，也无能得的某某人之实我。如果有能证菩提的某某人之实我，那么多劫之前，燃灯古佛便不会给释尊的前身授记，预言他将来于什么时候成佛，号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成佛时，为悉达多太子身，早已非燃灯佛时的受记者——一位贫女了。燃灯佛给悉达多太子的前身授记，也只是假名而已。

佛本生故事载：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出世时，生为一贫女，为供养燃灯佛，她变卖衣物，所得之钱仅够买一枝莲花，在燃灯佛经过的路上，她以自己的秀发布地，供养给佛莲花，得到佛的授记：将来无量劫后，于贤劫之中成佛，号释迦牟尼。至于佛所证真实之法，本来超越了名相分别的言思之境，

若有相可见闻觉知，可言说表示，其性质也同世间有为法一样，因缘所生，心识所变现，亦如梦幻，若执为实常、离心实有，亦同执世间相为真实，堕于我法二执。

**“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

庄严佛土，利乐有情，是大乘经中所说菩萨的理想，直到今天，尚被作为响亮口号，高标在大乘佛教的旗帜上。大乘经中说：菩萨不仅须庄严自己所在的佛土，而且要发愿庄严无量佛土，乃至庄严全宇宙一切佛土。佛土，也作国土，庄严，为美化之义，庄严佛土、庄严国土，或“严净国土”，是说将丑恶的、污秽的、有诸多缺陷而不理想的国土，改造成、建设成美好的、清净的、理想的国土，即所谓净土。庄严佛土，即改造世界、建设理想世界，有建设理想的自然生态环境及社会生态环境的意味。诸大乘经中都教导菩萨必须庄严佛土，为什么须菩提回答说菩萨不庄严佛土呢？因为庄严佛土，是从世俗谛讲，而从胜义谛讲，菩萨、佛土毕竟空故，并没有所庄严之国土的实体，也没有能庄严之菩萨的实体，所谓庄严佛土，只是就世俗谛，假名庄严而已。

**“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



**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

因此，以庄严佛土、利乐有情为职志的菩萨，应该这样生清净心：不住于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妄心、烦恼心、无明心，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生心，是此经所示持心的诀要，即开头须菩提所问发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的诀要。“住”的意思是固化，我们的认识从来是固化的，认为世界就是我们所认识到的那样，我就是我，他就是他，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月亮，物质就是物质，认为只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这叫做“住”。而我们认识到的各种相的实质，不过是色、声、香、味、触、法的组合，是我们六大感知器官——眼、耳、鼻、舌、身、意所分别的一种符号：眼睛认识色，耳朵听声音，鼻子闻气味，舌头尝味道，身体产生触觉，意识分别一切（法）。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符号组合而成的因缘所生法，并非所认识对象的绝对实相，而能认识的心，也是因缘所生，非未被污染遮蔽的真心、本心。

为说明为什么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佛比喻说：就像有人其身高大，大如须弥山，这样高大的身体是大身吗？须菩提回答：是大身，为什么？因为佛说大身即是非身，只是假名为大身。

为什么大身即是非身？所谓身体，乃五蕴和合、刹那生灭的过程，只是众生心识中所现的假相，其体性毕竟空，其实质乃是心识运作所显现，并非众生妄识所执着的大身。即

便是大身，其大小也是就地球人的身体，比较而言，尽管大如须弥山，比起“白毫宛转五须弥”的阿弥陀佛报身，还是小身。身体的实相，本来无大无小。

菩萨持心，要不住于感知符号所组成的相，而又要生其心，生什么心呢？生清净心、善心、菩提心。何名清净心？虽然了了常知，知见一切，而看破一切的真相，不执着一切，不被无明妄执、烦恼妄情所污染，从此无染心常起正念，起善心，生菩提心，修六度万行，是名“无所住而生其心”。此中“无所住”是般若，是心之体性，“而生其心”是方便，是心的妙用，般若、方便一体不二，体用不二，方为真正的明心见性。

无住，被禅宗、大手印法等奉为持心之要。《坛经》以“无住为本”，何为无住？六祖解释说：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心若于任何境相稍微有住，便被彼相所缚，不得自在。住男女相则被男女缚，日思夜梦，情焰烧心，不得安宁；住金钱相则被金钱缚，营求不得，便生懊恼，见他人有钱则嫉火中烧，得钱时又怕盗贼水火；住名、住权位则被名、权位所缚；乃至住佛相则被佛缚，急欲即身成佛，成不了时便灰心丧气；住涅槃相则被涅槃缚，沉空守寂，灰身灭智；住度众生相则被众生缚，众生难度时便生疲厌，度化有成时则生我慢。唯有一相不住，一物不着，“不住”相亦不住，则解



脱自在。

不住相，并非一物不思，一法不见，身如槁木，心若死灰。若如此，则又被空相、无念相所缚，着“无记空”，《坛经》说得好：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

### 无为福胜分第十一

“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

“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

佛又问须菩提：恒河中的沙子无量无数，像恒河中沙子数的恒河，其中的沙子数量多吗？须菩提当然回答：甚多，光是这恒河，就多得无数了，何况这么多恒河中的沙子，更是无量无数！佛以此比喻告诉须菩提：若有善男善女，受持此经乃至经中的四句偈，为他人解说，所得福德，胜于前面所说无量恒河中沙子数的福德。

为什么要反反复复这样说呢？这部经太宝贵了，因为说的是金刚般若，它教给人如实知见诸法实相的大智慧，可以引导人获得现世、后世、究竟的利乐，抵达常乐我净的涅槃。即使你听不懂，只是虔心读诵，就获益无量：会消除业障，净化心灵，熏染藏识，在心识底层的仓库中种下金刚不坏种子，其他有为法的种子都是可以被破坏的，金刚般若的种子属无为法，是不可以被破坏的，必然永久储存，永恒不灭，如《华严经》所比喻：“食少金刚，终究不消。”虽然你不一定记得它，但在轮回的过程中，当你需要它时，它就会现前。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中自然有一种向上的、追求永恒安乐的本能性欲望，或者叫做本觉，这种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建设，推动我们在社会上拼搏，拼搏的力量来自哪里呢？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佛教把它叫做佛性，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佛性有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向，所以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其他所有欲望满足以后，就会产生获得常乐涅槃的欲望，所以过去的皇帝追求长生不死。当你钱挣够了，官当大当够了，自我实现了，出名出够了，再往前走走到哪里去呢？走到使现在的一切永恒，永恒不了时可以带到后世去，带到后世去若是还不永恒，就追求永恒安乐，追求涅槃。



##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

佛进一步开示此经的宝贵、此经的不思议功德，说随说此经乃至经中的四句偈等，其说法的处所，世间的一切众生——诸天、人、阿修罗等，都应该供养，如同礼拜供养佛的塔庙。塔，梵语窣堵波，在古印度，佛塔是佛的坟墓。佛圆寂时，自身出火把遗体烧掉，留下很多的舍利子，装在石盒子里埋葬，上面筑高作为标志，就是佛塔。庙是汉语，是纪念被认为成了神的伟大人物的建筑。阿修罗，简称修罗，意译非天、无酒，一种众生，虽然行善而嫉妒瞋恨，好斗，被看作战神。《楞严经》说阿修罗分天道、鬼道、人道、畜生道四种，阿修罗王属天道，常与天帝争权。《大智度论》说罗睺阿修罗王“常疑佛助天”，因而嫉恨佛。《法华经》说阿修罗若胜，夺取了天界大权，则诸天减少，人间会有各种灾难。

佛说，只要这部经在哪里，在哪里说这部经，那个地方就是佛的塔庙，就是佛的真身舍利子安置之处，应该礼拜、供养。何况能受持读诵这部经，当知如是之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金刚般若。只要放有这部经，那地方就是佛



殿，犹如有佛常在，应该尊重，犹如虔诚的佛弟子尊重敬事佛。

###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请问此经应以何为题，我等弟子应如何受持，佛回答说：此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意谓“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名字，功德便已不可思议，应当看作真言、咒语一样诵持。为什么？名以表德詮实，如提起一个熟人的名字，便马上会想到他的长相、为人、才干等，顾名思义，明白了经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含义，也就明白了此经的大意和价值。而所谓金刚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堪以度到涅槃彼岸的大智慧，并非文字言说，而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超越性智慧，佛以语言文字说般若波罗蜜，意在破除众生的种种妄执，指示证得般若波罗蜜之道，依法修行，开发自心潜在的般若波罗蜜。佛说经的语言文字，叫做文字般若，并非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只有依法修行，方可获证。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

佛又问须菩提，佛有所说法吗？回答说“如来无所说。”明明在说，而且说了那么多，为什么说无所说呢？因为此经中佛说的是诸法实相，实相本来不可言说，禅宗人谓“开口即错”。执着佛说法及所说法为实，也是一种法执，所以佛通过问须菩提，声明佛无所说。不可说不可说，是诸法实相的第一义，也是佛说法的第一义。在《楞伽经》中，佛也自言：“我从某夜得最正觉，乃至某夜入般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已说、当说。”跟这里的无所说意思是一样的。

古人有解释说：佛其实并未说法，众生见佛说法，是因其与佛的因缘，即佛的本愿与众生同佛的缘分相互感应，在听法者自己心识中现为见佛说法。与佛的机缘不同，所见佛及所闻法也有不同，所以《维摩经》言：“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

**“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佛又问须菩提：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微尘，其数量多吗，

回答当然说甚多。佛言：所谓微尘，即非微尘，是名微尘。所谓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是破除对微尘、世界的执着。

微尘，即极小的微粒，古印度哲学有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尘构成的，佛经也用这种说法，还把微尘分为从大到小的多个层次，最小的叫做“极微”，就是最小的微观粒子，不可以再分，再分的话就成虚空了，叫做“邻虚尘”。好多佛经里面也都讲，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极微集合而成的。微尘、极微，相当于现代物理学所说的微观粒子。现代物理学也认为这个世界的微观层次是粒子，目前所知最小的粒子——电子，具波粒二象性，即从某种角度观察是粒子，从另一角度观察则为波，与佛经中所说极微、邻虚尘相当。

然而，这经里却说“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微尘并非实有自性的世界本原。现在的宇宙“大爆炸”说，认为这个宇宙是由一个极小的“原点”爆炸以后形成的，所有的微观粒子，包括电子和光，本来都是没有的，是大爆炸以后才形成的，有产生必然有消灭，到一定的时候还会消灭。而且现前也都是刹那生灭，即生即灭，甚至没有可以于刹那间固定不变的固有实体，绝对无自性，毕竟空，只是就人为的观察研究和假设，假名为微尘。

佛又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人们认为由微观粒子集成的这个物质世界，也是因缘所生的有为法，无常、无自性，毕竟空。佛经中说，整个的世界、星球，都要经历成、



住、坏、空四劫：先是形成微观物质，然后慢慢形成恒星、行星，叫做“成劫”，时间非常长；世界形成以后稳定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星球上逐渐产生各种各样的众生，叫做“住劫”；到了一定的时间，星球、恒星都衰老死坏了，众生全部灭亡了，叫做“坏劫”；坏灭以后，很长时间之内，宇宙当中什么都没有，微观粒子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只有“大冥”——无边的黑暗，叫做“空劫”。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不断循环，无有止期。现在宇宙学、天文学的发现证明了佛经的说法，用射电望远镜看见宇宙中有正在形成的天体，有正在坏的天体，有坏了以后坍塌成为黑洞的天体。世界永远就是这样，无常，无自性，而人们却认为它是本来如此的客观存在，人生是无常的，而世界是常住不变的，毛泽东词有曰：“人生易老天难老”，常人都这样看。为破除这种世界相实在的法执，佛说世界即非世界，只是假名为世界。

或曰：大千世界的实在性无可置疑，我们死了，世界依然存在，如前人虽死，我们后代见其所生活的世界依然存在。当知佛说“即非世界”，是指人们所执打有主观心识烙印的经验世界名相而言，此名相所表，并非绝对真实，若是绝对真实，便应无增无减，如此则科学对世界不应再有新的发现。我们若死，如心识灭，则我们个体的经验世界，无疑亦随之断灭，如死后心识有延续，其所经验的世界相，未必同于生前。无明生死之梦未醒，总执经验世界相真实不虚，一旦觉

醒而证实相，自见梦中所执为幻为空。

那么，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是不可言说的法界，其普遍一切、永恒不变的体性，为实相、真如，当破除了对各种相的执着，破除了对色、声、香、味、触、法相，我、人、众生、寿者相，及国土相、微尘相、世界相、佛相等等相，认知实相的智慧就会显现，就会证得涅槃，可以智慧眼看到宇宙、众生、世界的实相是什么。因为它完全超出我们的知识体系，非常难以言说它究竟是个什么，但是它就是这样，虽然毕竟空，而有不可思议的奇妙功用。如果执着于各种相，不能如实认知实相，便造成生死轮回、众苦交攻的众生界。如实认知实相，就能够造成超出生死轮回的阿罗汉乃至佛，能够造成庄严的净土。宇宙的实相就是这样，既不能说它是物质，也不能说它是精神，但是精神和物质、微尘与世界、众生和佛，都是由它所产生的，它能够造精神也能够造物质。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佛经中记述，释迦牟尼佛的相貌非常圆满福态，气质安详沉静，当时见到佛的人，大都被其身相及气质所倾倒，不由自主地礼敬皈依。他的身高是一般人的两倍，这是有证据的。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指骨舍利，是中指中间一截，我身高 1.73 米，我的这一截这么长，我看佛的指骨舍利相当于我的 2 个大，那就是说佛的身高应在 3 米以上，就算打八折吧，



也起码有两米五。这样高大，而且比例匀称，全身上下无不圆满秀美，总结为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

三十二相，又作三十二大人相、三十二大丈夫相、三十二大士相、大人三十二相，是当时印度人所说佛及转轮圣王所具有的三十二种福态相，还有八十种“随形好”，即微细隐密的美，合称“相好”。三十二相为：

（一）足下平满相，两脚底平直柔软，无凹陷，密着地面。

（二）足下千辐轮相，脚底现一千辐轮宝之掌纹。

（三）指纤长相，两手、两足指皆纤长端直。

（四）足跟广平相，脚跟圆满广平。

（五）手足指缦网相，手、脚一一指，皆有缦网交互连络之纹。

（六）手足柔软相，手足极柔软，如细毛布。

（七）足趺高满相，足背高起圆满。

（八）腓如鹿王相，股骨如鹿王之纤圆。

（九）垂手过膝相，立正时，两手垂下，长可过膝。

（十）马阴藏相，男根（阴茎）密隐，犹如马阴。

（十一）身广长等相，佛身纵广、左右、上下，其量相等，周匝圆满。

（十二）身毛右旋相，全身一切发毛皆右旋，柔润，其色紺青。

（十三）孔生一毛相，每一毛孔各生一青琉璃色毛，毛

孔皆出妙香。

（十四）金色身相，身及手足悉为真金色，如众宝庄严之妙金台。

（十五）圆光一寻相，身光任运普照四方，远及一丈。

（十六）皮肤细软相，皮肤细薄、润泽，不染尘垢。

（十七）七处隆满相，手、足、两肩、颈项等七处肌肉皆隆满柔软。

（十八）腋下平满相，两腋下之骨肉圆满不虚。

（十九）身如狮子相，上半身广大，行住坐卧威容端严，如狮子王。

（二十）身广洪直相，于一切人中，佛身最高，且端直不曲。

（二十一）肩圆好相，两肩圆满丰腴。

（二十二）四十齿相，有四十齿，常人一般仅有三十二齿或二十八齿。

（二十三）齿密齐平相，诸齿皆平齐相等，齿间密接，不容一毫。

（二十四）齿白如雪相，牙齿鲜白光洁，锐利坚固。

（二十五）狮子颊相，两颊隆满如狮子颊。

（二十六）常得上味相，口中常得诸味中之最上味。

（二十七）广长舌相，舌头广长薄软，伸展可覆至发际。

（二十八）梵音相，声音圆满悦耳，如天鼓响，如最好听的共命鸟之音。



（二十九）目紺青相，眼珠紺青，如青莲花。

（三十）眼睫如牛王相，睫毛整齐而不杂乱。

（三十一）顶上肉髻相，顶上有肉隆起如髻形。

（三十二）眉间白毫相，两眉之间有一根白毫，长一丈五尺，右旋宛转，从此放光，称毫光。

此外，还有“八十随形好”，好，在古汉语中是“美”之义。如无见顶、鼻高不现孔、眉如初月、耳轮垂垂、身坚实、骨际如钩锁、身回旋如象王、行时足去地四寸而现印文、指甲如赤铜色、膝骨坚而圆好、唇如丹果色、面如满月、眼广长、毛孔出香气、口出无上香、头发青色旋好，等等。

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庄严圆满，是他宿世于多劫之中修行的果报。按大乘经中的说法，菩萨修行满三大阿僧祇劫，至十地等觉位后，尚须于一百劫中，专门修能感得相好圆满的果报。行百善才能感得一妙相，因而称佛相好称“百福庄严”。修得相好庄严，比修得自己涅槃解脱要难得多。按唯识学，要让别人看见你相貌好而喜欢，必须在与别人的关系中，供养给别人以好看的相貌表情，在其阿赖耶识仓库中种下看见你相好的种子，才可以让别人见你相好庄严，而起敬信。古语说：“今生人见欢喜者，前世见人欢喜故。”要在百千万亿众生面前现出相好庄严，需要与百千万亿众生广结善缘，供养给他们欢喜、和悦。这只是指相貌而言，要修得全身一切部位都庄严圆满，非常不容易。

佛无量劫修得的相好庄严，是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



只是其相好，就能令一切见者欢喜敬爱，即便恶心众生，见到佛也会和悦喜欢。当时见到佛的人，看见佛后，都不得不跪下皈依，因为他长得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一看就是个圣人。他有一种气，能够把你压住，情不自禁地感到他是个了不起的圣人，是大慈大悲的，应该皈依他。当时皈依佛的人，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佛经上是这么记载的。不但相貌庄严，而且具有大神通，走路的时候，脚离地四寸，可以从河上走过去，忽然出现在河的对岸。进城的时候，常先放光，全城的瞎子就能够看见了，聋子能听见了，跛子能够行走了，所有的佛经里面都这样记载。

今天寺庙里造的佛像，合格者应是按照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造作，当然只能是相似于佛，要比佛的真身低劣得多，也能使许多参礼的人敬仰皈依。但若认为佛只是当时一位具有三十二相、相貌圆满的圣人，乃至如今天不少进香者认为佛就是庙里供奉的佛像，是大大的误解。须菩提因此说：佛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只是假名为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虽然圆满庄严，也和其他一切相一样，也是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因缘所生的有为法，不是佛的实相，也不是佛的真身，只是就众生的世俗知见，假名为相好而已。

所以，对佛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不要以为佛就住在哪个寺庙里，哪个庙里的佛特别灵，菩萨特别灵，那是对于佛菩萨的一种误解。佛不住在寺庙里，而住在法身里。你只要诚心祈祷他，皈依他，他一般都会根据你和他的缘分有所感



应，感应的方式不同，有明显的，也有不明显的。尤其观世音菩萨，有感必应，没有不应，不明显即冥应，冥应就是暗中发生了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是太明显。比如说你应该遇到什么灾难，你祈祷观世音菩萨以后，他帮助你解除了，你并没有碰到这个灾难，你以为你没有这个灾难，实际上应该有，那就是冥应。显应就是你会看见各种各样观音的化身来给你讲什么，来解救你，有这种遭遇的人我碰到过好几个，包括我自己。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

说到这里，佛再次告诫须菩提：若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解说，其所得福德，胜过以恒河沙数的身命布施。前面讲以七宝布施，属财物布施，比较容易修，尤其是有钱人，拿出多余的钱施舍，救济贫困，并不难，而要以身体和生命去布施，如舍身救人，就很难了，当然所得的福德要比以财物布施大得多。佛经中一般不教凡夫修身命布施，这种布施是见道以上得无生法忍的大菩萨所修。而受持解说此经，乃至经中的四句偈等，其福胜过身命布施，说明此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 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

**“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

以上所说，太宝贵了，须菩提长老听到这里，深刻理解了佛所说的义趣，不禁感动得涕泪悲泣，禀告佛说：我跟着佛修行多年，早已打开了慧眼，而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深奥的经典。在说此经之前，佛所说应主要是《阿含经》，其中的意趣确实要比此经浅显得多。

**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

须菩提明白：如果有人得以听闻此经，生起清净的信心，信受经中所言，则会生起实相。因为此经的意旨，就是引导人证得实相。证得实相，便获得了第一希有的成就——见道证果，乃至解脱涅槃。而所谓实相，即是非相，离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相，也离无相之相，所以佛把它假名为实相。

说自在之物、终极实在等超越感性与理性，不可由感性、理性认识的途径得知，是从西哲康德到维特根施坦等通过穷究理性所得出的最终结论。佛法胜过西方哲学的最宝贵之处，在于通过修行的实证，发现了实证实相的坦途，不似西哲之于发现理性极限后堕入不可知论的陷阱。佛陀发现：人心自有亲证实相的潜能，只是被名相分别的执着遮蔽而不



现，只要如实正观，离却名相执着，即可于言语道断、心行灭处亲证实相。

**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须菩提说：像我这样有幸跟着佛修行多年，已证得阿罗汉果的人，听闻此经而能信解受持，并非难事。但将来，乃至久远未来的后五百世，即佛法流传的最后五百年，如果有众生得闻此经，能够信解受持，那是非常难得的，那样的人可以说是第一稀有。

为什么？那人必然没有我、人、众生、寿者四相。因为他理解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是非相。非相，意谓不是实相，实相并非人们所误认为真实的我、人、众生、寿者等诸相。为什么离一切相为第一希有？因为离一切诸相，名为诸佛。所谓佛，就是离一切虚妄相而证得诸法实相者。佛以实相为身，名为法身。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

佛印可须菩提所说，说：“是这样，是这样，就像你

所说，如果有人听闻此经，不惊动，不害怕，不畏惧，当知如此之人甚为稀有难得。”为什么？“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第一波罗蜜，指六度中第六般若波罗蜜，即如实知见实相、堪以抵达佛果境地的大智慧，它是修习其他诸度之导首，是修习一切波罗蜜之导首，比喻说，般若度如目，其余诸度如足。而这位列第一的般若波罗蜜，即非波罗蜜，只是假名波罗蜜。因为真正的波罗蜜，是不可言说的实相般若，它只可离一切相而“自内证”，并离能证、所证之相。

**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菩萨行诸度，都需要以般若度的智慧指导来修，比如很难修的第三忍度，经中多译为忍辱，其实翻译得不是很准确，忍度所须忍的，不仅是欺辱，还有耐饥苦忍、法忍等。今多译为安忍，它是对承受力、宽容力、忍耐力等的锻炼。当别人欺辱自己，打骂、蔑视、伤害自己的时候，人都会生气，会仇恨，要报复，要还击，这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一种本能性的心理反应，蛇更是这样，只要有能力反抗它就会反抗，有能力报复就会报复。但是这种报复的结果，既损害了自己



又损害了对方。如何损害自己？你正发怒的时候，从医学上讲，你的内分泌各方面都会发生不良变化，会极其有害于自己的健康。一个人经常发怒，时间长了会导致肝癌，发怒时，你的面容也非常凶恶，别人看见不喜欢，你自己看看镜子，那跟你平时大不一样，一副非常凶恶的样子，很丑陋的。即使你是美女，发怒的时候也是很难看的。再者，你报复还击损害了对方，只要损害过一次，结了仇，以后会长期甚至永远结仇，当你以后碰到他的时候，还会是仇人，会报复。乃至会因此堕入轮回，互相伤害，永无止期。

因此，必须在别人损恼你、欺辱你的时候，一点也不动心，不生气，不发怒，不还击，就跟没有事一样，这是很难做到的一种修养。这种修行，佛说他自己前世曾经修过好多次。比如宿世他曾经是一个忍辱仙人，在旷野里打坐修道，当时有一个国王叫做歌利王，带着五百宫女出城寻欢打猎，中午时分，歌利王在一棵树下睡着了，他的宫女看见附近坐了一位仙人，很有风度，很超然，宫女们就围绕着这个仙人，听仙人讲道。歌利王醒来一看，宫女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一看，都跑到忍辱仙人那里听法了，大怒之下，他挥剑把忍辱仙人的身肉一片一片割下来，割截手，再割截胳膊、腿，节节肢解，疼痛万分。按照一般人生理、心理性的反应机制，那肯定是要生瞋恨的：你这样整我，现在我虽然不能报复你，有朝一日一定要还报，把你碎尸万段。一般人都会这样想。但是，这个忍辱仙人修忍辱行，心一点也不动，为什么能够

不动呢，因为他的心中没有我、人、众生、寿者四相，既不分别这是我的身体，割我的身体会痛，没有这种我相，也没有想这个恶王损害我，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寿者相，如果有一点点对这四相的分别心的话，那就不能做到忍辱不动心，正因为他心里完全没有这四相，所以才能够忍辱。不仅忍辱，而且还发愿将来成佛后，先度这个暴恶的歌利王。果然，他成佛之后，最先度的弟子里有个叫侨陈如的，在佛的十大弟子中是说法第一，他的前世就是那个割截过忍辱仙人身肉的歌利王。佛修忍辱行不仅是那一世，曾经于五百世中做过忍辱仙人，每一世都能忍辱，都没有我、人、众生、寿者四相。

**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

佛告诫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而发菩提心，不应住着于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应生无所住心。如果心有所住着，则为非住，因为所住的诸相及能住的心，皆念念刹那灭，毕竟空，不可能停住。菩萨的心应该与这本来无住的真实相应，念念无所住，以无所住心修习布施，不住于色等相而行布施，只为利益众生而无住相布施。修其他诸度、菩萨万行，皆应如此。



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

佛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并非本来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并非凡夫所执为绝对如此的众生相。即非众生，那是什么呢？是诸法实相。众生，仅仅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知器官认识的一种假象，它的实相或真如，并不是众生，只是我们不能够觉悟到这一点而已。众生的实相，就是本来涅槃，我们所有的众生本来就住在涅槃中，只是被虚妄认知、各种烦恼遮蔽了本来面目，不如实能认识而已。认为众生就是所见众生，是着了四相中的众生相。

若究众生、凡夫的本性，则与佛无异，只因迷执不觉，暂现为凡夫、众生的生灭假相，一旦发心修行，转迷为悟，即非众生、凡夫。

破一切相，其实即是用遮诠法表述实相。何谓实相？实者，不依赖任何条件而自有，实相即终极实在的相状，或未曾被由主客二元对立的、三缘和合的认识方式所改造歪曲的本来面目，亦称真实、实际、法性、如如等。我人由主客二元对立、三缘和合而生的一切名相分别，既然皆具相对性、局限性、虚假性，因此皆非实相，皆不可用以表述实相。强欲表述，只有用绝对否定一切名相的方法。

实相无相，离一切名相分别，亦离“实相”这个概念的分别，实相一语，亦属假名。无相，同样是假名。亲证实相时，并非是无一切相，而是于相无碍，离有碍相而具足一切





相，具佛身三十二相，具净土庄严相，具度化、利乐众生的不思议妙用。无相的究竟义，如《无量义经》所言，是“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无相不相，意谓没有一相不是实相所具所现，没有一相为实相所不能显现。

**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这样说，实在太难理解了。佛惟恐众生不能信受，以自己的人格保证说：如来是说真话者、说实话者、如实而说者、不说假话骗人者，不异语者，异语，即所说不一致，有时这样说，有时又那样说，没有定说。

**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佛又说，如来所证的无上菩提法，“无实无虚”，无实者，无上菩提也毕竟空，没有一实体可得；无虚者，如实知见实相，无丝毫虚妄不实。所谓无上菩提，只是对宇宙万法及自心实相的圆满自觉，超绝言思，非凡夫名相所可表述的某种定法。如果菩萨心不能与实相相应，有所住着，住着于色声香味触法，乃至住着于佛法，以有所住心修布施等菩萨行，就像人进入暗处，无有所见，不能见到实相。只有心不住于任何法而行布施等菩萨行，就像明目之人在日光明照下，明见一切色相。这不住一切法，就是能作诸度眼目的金



刚般若之心要。

**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佛又再次强调此经的功德，说未来世的善男善女，若能受持读诵此经，佛皆以其全知的智慧，悉知悉见他们都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 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古印度把一天分为三个时段：初日分，即日出时，上午；中日分，即中午；后日分，即下午。夜晚也分为初夜、中夜、后夜三分。合称昼夜六时。若有人在一日之中上午、中午、下午都以恒河沙那样多的身命布施，如是坚持不懈，于无量百千万亿劫每天以身命布施，其所得福报，当然极多了，但是还没有听闻此经而信受不疑所得的福报大，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此经，其所得福报，更不可思议。因为所得福报属无为法，超越数量。

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著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

要而言之，此经有不可思议、不可计量的无边功德。佛是为发大乘心者说，为发最上乘心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此经，广为许多人宣说，佛悉知悉见此人会成就不可计量、无有边际、不可思议的功德。这样的人，就是荷担佛的无上正觉大业，能够引导无量众生共趋佛果的如来使者。而那些爱好小法者，如喜欢种种法术、追求肉体长生不死、求世间功名利禄健康长寿等，只能得到些世间小的果报，因为这类人执着于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不能听闻、信受、读诵此经，更不能为他人解说此经。小乘法也属于这里说的小法，爱乐小乘法，虽然不一定着我、人、众生见，而着有涅槃可入，即着了寿者见，只求自了，也难离我见。

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佛告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的诸天、



人、阿修罗，都应该供养，应知有此经之处，即是佛塔，皆应起恭敬心，礼拜围绕，以各种鲜花、香散布该处，以作供养。古印度对佛塔非常恭敬，要右绕礼敬，散花烧香供养。因为此经开示佛法的心髓，即是佛的法身，即是佛的法身舍利，礼敬供养，生多功德。法宝在佛宝之上，佛从法而生，按佛教的规矩，对作为法宝的佛经，特别是像《金刚经》这样深奥的大乘了义经，不能当作一般的书籍，把它和一般书籍放在一起或摆在同一书架上，也不能置于佛像之下，应放在高处，以示尊重。

《金刚般若》的价值功德既如此之大，有幸遭逢者，应当深心庆幸，敬之如佛，更应依法修行，以供养法宝，报答四恩！

### 能净业障分第十六

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此经的不思议功德之一，是能消除业障。佛告须菩提：受持读诵此经的善男善女，如果被人轻贱，蔑视、瞧不起，那是因为他们前世造了应堕于恶道的重罪，因为受持读诵此经，今生只受些遭人轻贱的轻报，前世应堕于恶道的重大业障便会消除，叫做重罪轻报，而且将来还会成就佛果。恶道，



指畜生、饿鬼、地狱，称三恶道，是造了恶业的众生死后的去处，所以称为道，也作“趣”，去向之义。

为何此经有这样巨大的消除业障的力量？因为经中数说诸法实相，在诸法实相中，一切业障皆毕竟空，这毕竟空，具有消融一切假有的巨大力量，《观普贤行法经》比喻为：“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忏除业障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观诸法实相，观罪业毕竟空，叫做实相忏悔。

**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佛告须菩提：我回忆过去无量无数劫前，于燃灯佛住世时，曾经遇到过八百四千万亿诸佛，都一一供养、承事，没有一位空过者。如此积累的福德，是不可思议。如果有人于我灭度后的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其所得的功德，比我宿世供养那么多佛的功德要大千倍、千万亿倍，乃至大到算数譬喻都无法计算的倍数。阿僧祇、那由他，皆为梵语数量词，阿僧祇意译无央数，那由他为十万、千万或亿。具说，即完全地说。

佛明白这样讲此经的不可思议功德，后世之人必然难以



相信，佛若具说受持读诵此经的功德，有的人听了就会狂乱惊惧，狐疑不信，会想：这是吹牛、是骗术。颇有学者说佛经是世上最能吹牛的。

佛再次苦口婆心地告诉须菩提：当知此经的意蕴不可思议，因此其果报也不可思议。因为它说的是以众生的认知不可思议的无为法、大乘法。

### 究竟无我分第十七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

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

说到这里，须菩提再次请教此经开头他所提的问题，亦即此经的主题：善男善女若发菩提心，其心应该如何住，如何降伏自心。善于护念诸菩萨的佛，请给予解答。为何要再次请问呢？是为强调、突出此经的主题。

佛的回答与开头的回答一样：发菩提心的善男善女，应该发心灭度一切众生，而即便将一切众生都度到无余涅槃，没有一个众生被实际灭度者。前句“我应灭度一切众生”是

世俗菩提心，后句“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是胜义菩提心。世俗与胜义不二，是为真实菩提心。

为什么灭度一切众生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因为菩萨若有我、人、众生、寿者四相的话，就不是菩萨。如果自认为有能修菩萨道、能度众生的实我，是着我相；见有所度的众生，是着人相、众生相，见自他有不死的灵魂之类，是着寿者相。着相则为凡夫众生，自度尚不能，岂能度他？那就不能算作菩萨。真实发菩提心后，就可以叫做菩萨，而虽然发心，并没有一个能发菩提心的自我实体。

若不离我、人、众生、寿者之执，则工作必难忘我为公、全力以赴，任劳任怨，一心为众生服务、向人类奉献；在社会活动中必难平等待人，视人如己，表现出高尚情操，赢得众望；在家庭中必难平和慈爱，和谐如水。不离我、人、众生、寿者之执，即使能力行诸善，也必被善法相所缚，难免分别功德大小，积善多了，学问大了，名声好了，修行有成就了，皆难免增长我慢，骄傲自大，轻视别人，嫉妒同道，反而因善成恶，因修成障。

若离我、人、众生、寿者之执，则本心所具慈悲周遍、智光普照、精进无涯的大用自然显现，以此心任修何法，皆成波罗蜜，皆能到彼岸。以此心服务社会、利乐人群，则家庭、学校、单位、社团，乃至公园茶馆、舞场酒吧，无不可成为修菩萨行的道场，学习、工作、家庭生活、人际交往，乃至赶车行路、戏笑谈天，无不可与实相相应，成为修行。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

“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佛问须菩提：你认为我在燃灯佛那里，有什么实法得无上菩提吗？答言：不，世尊。据我所理解佛所说的实义，佛在燃灯佛那里，没有任何实法得无上菩提。

佛肯定说：是这样，是这样。确实没有任何实法，使我能证得无上菩提。如果有何实法能令我证得无上菩提的话，燃灯佛就不会给我授记：你于未来世将会成佛，号为释迦牟尼。正因为没有一个实法可以证得无上菩提，所以燃灯佛才给我授记说：你于未来世将会成佛，号释迦牟尼。授记之“记”，为肯定、判别之意，授记又作“记莦”，就是佛预言你将来什么劫要在什么世界成佛，成的佛叫做什么。释迦牟尼不是自己起的名，是燃灯佛预言的，意为释迦族的圣者，牟尼，为寂默之义，即灭尽烦恼而其心寂静的圣者。

如果有一个实法能够于将来成佛，那么当时的贫女以后就不能成为释迦牟尼佛，燃灯佛也不会给那贫女授记。为什



么？因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实我可以现在受记、将来成佛。如果说身心或者寿者、灵魂可以将来成佛的话，那么当初发心、得燃灯佛授记的那个贫女，其身心刹那生灭，早已轮回多生，改头换面，身体并不是以后在印度生为太子的释迦牟尼，完全是两个人，一个是贫穷的女人，一个是有三十二相的大丈夫，不是说贫女的肉体或者维持肉体的“寿者”延续到释迦牟尼时成了佛。如果说贫女的心成了佛的话，所有人的心都念念生灭，想法、情绪等都在不断变化，记忆也是无常，一般人都不记得前世，释迦牟尼的心，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贫女的心，那么究竟是什么成了佛呢？没有什么东西成了佛。只能说这个贫女发了菩提心以后，她的心识因果相续，到以后转生为释迦牟尼，成了佛。能成佛的，是诸法实相，既非肉体，也非固定不灭的灵魂或寿者，所以说没有一法如来可以得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无法可得，并不是像有人所想象的，要得到一个什么法宝，或者某种实物、某种能量。不是这样，成佛者任何东西都没有得到，不是加法，而是大减法：断尽了一切烦恼，解除了一切系缚，卸去了一切执着，圆满了以清净心修行的功德，所谓佛，只不过是与实相相应的解脱心如本常住而已。

**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义。**

为什么说无有实法成佛？因为所谓佛，即是诸法的真如。“诸法如”即诸法的真如，简称“如”，真如，意为绝对真实，与本来面目完全一样，与实相同义。来，是出现的



意思。什么叫做如来？就是从真如或诸法实相中出现，现为我们众生能够见到的佛。佛的本身是真如实相，以真如、实相为身，名为法身。

真如，是不生不灭、超越时空的。所以，佛常住在法身里，无在无不在，并不是只活了 80 岁就走了的肉身释迦牟尼，而是永恒不灭的。他不是住在印度，不是住在哪个寺庙里，虽然无所住而有感必应。根据你和他的缘分，你祈祷佛、念佛或者被度化的时机成熟时，便会从法身这个“如”里，根据你跟佛的因缘，出现一定的“来”，或者出现在印度降生的释迦牟尼，或者出现其他的形相。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当时不降生在印度见到佛呢？见到佛我们早成阿罗汉了，没有那个缘啊，善根不备，宿世没有跟佛结下这种缘。佛当时所度化解脱的，都是跟他宿世有深缘的。佛不度无缘，不是不想度，是不能度。因为度这件事情，是因缘所生法，要因缘具足才可以得度，不是一厢情愿就可以度。而度到成佛，终究还是众生自己度自己，所谓“自性自度”。不过，我们虽然无缘生在佛世早被度化，今天能碰到这个不可思议的《金刚经》，并且能信受，能读诵，能理解，那也是很深的缘分了。能够听到这部经的人，在人里头还是很少的。绝大多数人就连听都听不到，或者即便听到，也不能信受读诵。

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



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为一切法。

如果有人说：如来成佛证得无上菩提。佛告须菩提：确实没有任何一法，令佛证得无上菩提。佛所得的无上菩提，其中无实亦无虚，无实者，无实我实法，无虚者，真实不虚，没有虚妄不实。所以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法，谓佛果境界中所具有的一切。为何说一切法都是佛法呢？因为遍宇宙一切，无不是实相，实相并非在世界、众生之外有一个实体，而是世界、众生的真实本性，或者说本来面目。佛，也不是在一切法之外有一个实体，而是以一切法的实相、真如为身，佛不在一切法之外，一切法不在佛法之外，佛即是一切法，一切法即是佛法。而凡夫众生却将本来是佛法的一切法，误认为绝对是自己虚妄认知所知见的那样，所以佛又破除其执着，说“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为一切法”，即非，谓并非众生所知见的那样，只是就众生的虚妄认知，假名为一切法。

**“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

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

“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



佛比喻说：就像人言：有人身体高大。须菩提领解，解释说：佛说人身高大，即非大身，只是假名为大身。佛言：菩萨也是这样，如果一个菩萨自言：我将灭度无量众生，此人就不配叫做菩萨。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实我、实法是菩萨。所以佛说：一切法皆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者，空也，一切法缘起无自性故，毕竟空，毕竟空的实相中，没有众生所妄执的实我、人、众生及寿者。

**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

菩萨发心，不仅要普度众生，而且要庄严国土。“庄严”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美化”，就是要把本来不美不清净，充满了丑恶、污秽的世界，改造、建设为清净、美好的理想世界，即所谓净土。佛经中讲，宇宙里有很多净土，最差、最污秽的，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翻译成汉语是“堪忍”，堪忍，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痛苦，污秽不堪，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能够忍受这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菩萨也能够忍受这些，所以叫做堪忍世界。娑婆世界是宇宙里面最差的世界之一，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都极其污秽，有各种灾难、环境污染，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贪污舞弊、商业陷阱、战争、剥削、劫夺、欺诈、恐怖事件……这个世界从古至今都充满了各种丑恶现象，据历史学家统计，从古到今，地球上从来没有哪一天没有战争。

菩萨发愿要把这个世界改造成净土，像其他净土一样美好。但这也是一种执着。佛告须菩提：如果菩萨自言：我将庄严佛土，此人就不配叫做菩萨。为什么？“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如果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各种污秽、丑恶都是真实的，认为自己所理想的美好净土更是真实的，那就堕于法我执。认为自己有实我、这个实我普度众生、庄严佛土，就堕于人我执。菩萨的实相，就是本来无我，只有通达诸法本来无我的菩萨，才配叫做菩萨。国土的实相，是本来非净非秽，净土与秽土，都是同一毕竟空的实相。只有通达国土无论净秽皆毕竟空的菩萨，才是名副其实的菩萨，才能够庄严佛土。《维摩经》载：弟子问佛：十方诸佛的净土都非常庄严，为什么您释迦牟尼佛所居的世界这么差呢？释迦牟尼佛以手指按地，当下，他所在的印度，包括整个地球，全部变成十分庄严、和其他诸佛净土没有两样的净土。释迦牟尼佛说：我的世界就在这里，我经常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但是你们众生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丑恶和污秽的国土，就是因为其心不净，不能如实知见国土的实相。要庄严佛土，关键在清净自他的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而心净的关键，在于如实知见诸法无我的实相，获得金刚般若。

### 一体同观分第十八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

这就是佛教常说的“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我们人类所接收的外界信息，百分之七十是由眼识即视觉接收，即便成佛，其全知的智慧，大概也还以视觉分别信息为主，所以不说“五耳”“五鼻”“五舌”“五身”，而只说五眼。佛一一问须菩提：如来有这五种眼吗，当然答言有。所谓“五眼齐照”，是佛的功德之一。肉眼，见粗显的物质现象，现代科学对肉眼视物的机制和原理，研究得相当清楚，光照到物体上，有的被吸收，有的被反射了出来，反射出来的光刺激视网膜，变成电脉冲，经神经传导，传达给脑中的视觉神经中枢，经处理后，形成人们眼中的视觉形相。人眼所能识别的光，只是光谱中很窄的一段，还有很多光如红外线、紫外线等，人眼都无法识别。因此，人类肉眼所见的范围非常有限，宇宙中甚至自身中许多实有的东西，人眼都看不见。而据《法华经》等说，佛的肉眼，可以看见

所有常人肉眼所不能见者。

天眼，就不是常人所有了，是诸天所有，及人中修禅定发天眼通者所有。这种眼能见肉眼所不能见的微细之物，如微观世界、微生物，及鬼神、诸天等“细身众生”，还能超越障碍、距离、时间而见，可以透视体内、隔障见物，可以遥视极远处物，可以视觉形相预见未来。现在超心理学所研究的微视、透视、遥视、预视等超常功能，是天眼的一种。天眼可以由禅定修得，也有天生便具有的，叫做“报通”。气功热时代，有些科研单位曾经培养出不少开天眼者，据说仅北京就有 1500 多名。据研究，具天眼者多数是在额部出现一个屏幕，上面现出要看的图像。修得、报得及培养出的天眼，功能皆有限，有的只能见鬼神，有的只能透视人体，而据《法华经》等说，佛的天眼功能无限大。

慧眼，只见法界毕竟空的体性，或者诸法无我、空的实相。这种眼只有依佛法修持达见道以上的圣者才具有。实相、真如本来不可眼见，所谓慧眼见者，大概是唯识学所说以后得智“变相观空”，即见道时所证后得智将真如相变为可以眼见的相，即《心经》所谓“是诸法空相”，而这种空相，也非实相本来面目。所以《八识规矩颂》说眼等前五识“果中犹自不诠真”，就是说即便证得佛果，能以慧眼见真如相，所见也非真如的本来面目。

法眼，是依佛法修行的地上菩萨及佛才具有的一种视觉功能，其功用是以视觉形相知见诸法的一切差别相，如众生



的前生后世、根器利钝，及科学所研究的一切物质现象的差别等。菩萨的法眼也有限，尚不能尽知一切差别相，只有佛的法眼功能无限，能见全宇宙一切差别相。

佛眼，只有佛才具有，是一种于刹那间悉知悉见法界中一切的智慧眼，即前四种眼功能无限化而升华，达到知见无碍。

佛的智慧，主要通过五眼直观，但有的般若经中说：心相乃五眼所不见，意谓真如、实相特别是心的实相（心性）无相可见。

“须菩提！于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不？”

“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世界，如是宁为多不？”

“甚多，世尊！”

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佛又问须菩提：你认为如恒河中所有沙子数量一样多的恒河，其中所有的沙数那样多的世界，是很多吗？当然回答：甚多。佛告须菩提：就像那样多世界中的所有众生，他们一一的各种心，佛悉知悉见。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佛如实知见所有心的实相：诸心皆为非心，只是假名为心。非心，意谓心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常一不变。为什么？心念念刹那灭，如猿猴躁动不停，如波浪起伏不已，终日逐境流转，随





缘生灭，没有一念可以常住，没有可以于刹那间停止不变的实体可得，故说不可得。过去了的心念已永灭无踪故不可得，现在当下的心念即生即灭故不可得，未来之念未生，至生时即为现在心，又即为过去心，也不可得。心念于过、现、未三世皆无实体可得，如六祖偈所云：“本来无一物”，性空不可得，就是心性——心不变的本性。

### 法界流通分第十九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

“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

“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

佛又问须菩提：若有人，以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来布施，他所得的福报多吗？当然回答说甚多。佛告须菩提：你所谓得福德多，只是就世俗谛，假名为多，如果福德有其实体，佛不会说得多福德，正因为福德无其实体，佛才从胜义谛说福德多，因为没有实体，就毕竟空，就是实相，就超越数量，才是真正的多。

### 离色离相分第二十

“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



“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

“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佛又问须菩提：你认为佛可以具足色身之相而见吗？具足色身，即诸根具足、没有残疾及生理缺陷的肉身。须菩提回答：不可以，因为佛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只是假名具足色身。

又问：佛可以具足诸相见吗？回答说不可，为什么？因为佛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只是假名诸相具足。诸相具足，指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身相的圆满福态。

这种对执着佛身相好的破除，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再次强调，是因为凡夫对自他身相的执着特别深，一般都是只把佛看作一位肉体的历史人物，或者以寺庙中供的佛像为佛，所以佛要一再破除这种执着。

### 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

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佛自成佛以来，说法数十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

录下来，有三千卷之多，为当时全球留下文字最多的人。可是，佛却告诫须菩提，不要以为佛将有所说法。为什么？若有人言：佛有所说法，就是毁谤佛，不能理解佛所说法。所谓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佛所说法，是实相法、涅槃法，此法本来不可言说，超经验、绝言思，是凡夫众生经验中从未有过的，故无法用表示凡夫众生经验的语言文字予以表述。佛之说法，非如哲学家、讲演家之立论树宗，本无定法，只是用语言破除众生的各种妄执，引导众生依法修行，开发自己本来具有的智慧，去亲证实相、涅槃。所谓应时契机，解粘去缚。有的经里比喻为指月之指，就像给不认识月亮的小孩讲月亮，用手指着月亮告诉他说，那就是月亮。如果认为这个指月的手指就是月亮，就误解了。佛在末后所说《无量义经》中明示：他多年来种种说法，只是针对听法者的根性，以种种方便解除其执着，因听法者根性、执着不等，所说的法、说法的方式也各异。研读佛经，首先应弄清佛说法所对的时、机。

不理解无法可说的说法本旨，不去从佛经言句及说法机用中去体会佛说法的本怀，只以世俗眼光，视佛为世俗的思想家、哲学家，把佛经看作世俗的文学、哲学著述，用研究世俗思想、哲学的方法去研索，横生计议，妄作判断，其方法态度从根本上来说已经是谤佛谤法了，白白辜负了佛说法的一片苦口婆心。为什么说是诽谤佛呢？因为你并没有理解他说法的实质，是误解他了，把天人师的佛只看作一个哲学



家、讲演家，是贬低了佛，小瞧了佛，也就是毁谤佛。

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以上所说的法太深奥了，确实难以理解相信，须菩提惟恐后世的众生看到这里不能理解，请问佛未来世的众生对这种深法能生起信心吗？慧命，又译作“具寿”，意思是具有肉体生命和智慧生命者，是佛对弟子的一种尊称。

须菩提这一问，又着了众生相，佛便破除这种对众生相的执着，说你不要只把后世的众生看作众生，“众生众生者”，即众生所认为的众生。佛说所谓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非众生，也非不是众生。为什么众生即非众生？因为众生的实相，并非众生自己妄识所见的众生相，而当体即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即是佛性，佛眼明见众生身中的佛性，看众生的本性与佛无异，将来都可以成佛。但现在尚处于迷染中，现为众生，所以说非不众生，以假名说为众生。

## 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请问：佛证得无上菩提，也是无所得吗？答言：是这样，是这样。我于无上菩提，乃至没有少许法可得，只是假名为得无上菩提。《心经》说：“无智亦无得。”《楞严经》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无所得，是法性不变的本性，因一切法毕竟空故，没有能得、所得的实体，成佛，只是与本来无所得的实相完全相应，去除了一切不如实的虚妄认知，离了能得所得，并非另外得到什么东西。以无所得为方便（技巧）修菩萨行功圆果满，虽然无所得，而证得无上菩提，故经中有说：“以无所得而得。”以有所得心，是不可能证得无上菩提的。“用无所得为方便”，修一切菩萨道，是般若经中反复强调的修证诀要。

### 净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其次，“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法，即上面所说无上菩提，它是普遍一切而平等无别的诸法实相，是一切法普遍具有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其中没有高下、时空、物我、自他、能所等差别，亲证这诸法实相，是名无上菩提。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



### 名善法。

如何证得无上菩提？佛明确指示：以无我、人、众生、寿者四相的清净心，修一切善法，即得无上菩提。一切善法的善，解释是对自他的今生、后世都有益无害者，一切善法，包括五戒十善、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等声闻乘三十七道品，及大乘菩萨行六度、十度、四摄等，其他般若经中，佛多次一一列举菩萨所应修持的各种善法。还有，学习知识技术是善法，孝养父母是善法，教育子女是善法，如法营生是善法，服务社会是善法，菩萨道的一切修行都是善法。必须以离一切相的清净心力修诸善，所谓“众善奉行”，福慧双修，功德圆满，才可以成佛。不是仅仅修一个善法，如只是观心、参究、念佛、持咒或修某种密法等，就可以成佛。这就是成佛之道，以离一切相的清净心去修一切善法，就能成佛。

以离执清净心从事本职工作，则必怀高度责任感，必能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做出优异成绩而不居功、不求报酬、不图名誉。以离执清净心处于家庭，则必能父慈子孝，夫妇和谐，天伦常乐。以离执清净心待人处事，则必平易亲切，谦和诚朴，磊落坦白，热忱助人，见义勇为。以离执清净心生活的人，必常充实安乐，轻快自在，全身心融入利乐众生、庄严国土的菩萨行里，自觉与众生息息相通，与法界浑然一体，自然会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宽广的胸襟、无缘的慈悲、浩然的正气，佛性之光必然会从他身上向四周辐射，成为他

周围众生的楷模，以无声感化的力量，起到净化社会、度化众生的作用。这种人若多起来，则随人心的净化，文明必然高度发达，国土自然清净庄严。

仅仅修习诸善法而无金刚般若，着我、人、众生、寿者相，则只能成世间有为法；仅仅修习般若智慧而不力修诸善，至多成就小乘法。在修习一切善法时，皆须以金刚般若为导，不着一切，也不着善法，若执着一切善法为实，就堕于法执，只成世间法，不可能成佛，所以佛说善法者即非善法，只是假名为善法。善法与不善法，本性无异，都是毕竟空，都是假名。

### 福智无比分第二十四

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这部经中，大概解答完三四个问题就要反复说一次此经的功德有多大。这里佛又说：若有人以像三千大千世界中须弥山那样重大的七宝去布施，当然能得到很大的福德，然而他所得福德，比起受持读诵此经乃至经中的四句偈等并为人解说者所得福德，不及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万亿分之一，乃至算数及譬喻都无法计量。



为什么大呢？就是因为这部经所说的智慧，特别是上句所说的以无四相心修一切善法才能成佛之道，非常宝贵，是世间的无价宝。世间的一切东西都是有价的，而金刚般若是无价的。因为世间的一切知识技术，包括科学技术，还有人为的一切努力、人间的建设，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只能创造物质财富，提高和便利人们的物质生活，尚难以满足人精神上的匮乏；伦理教化只能使人做一个在道德方面比较好的人，其他的宗教如道教、天主教、回教等，修得好的话，佛教认为可以成仙升天，但是成仙升天寿命也是有限的，也有死亡的一天。不管福德多大，终属世间有为福报，必然有限、无常难保，而且不能避免可能导致的恶果：财物太多，物质太丰富，会助长烦恼，使人腐化堕落；寿命延长，可能增加造恶业、污染社会的机会；成仙生天，可能会耽着享乐而不再进取。这些都是有为法。有为法的价值都是可以计量的，因为都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之内的一种暂时性的存在，都可以量化，甚至都可以拿钱购买。有的企业家说，我不相信没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你钱再多，也买不到金刚般若。只有这种智慧，能够使人达到涅槃，而且可以使所有的众生达到涅槃。涅槃的快乐是永恒的，而世间通过其他的途径达到的快乐是无常的、暂时的。你把全部科学技术的成果用上，把全人类所有的知识用上，把全球人类所有的努力用上，想要让一个众生达到涅槃，也不可能做到。你出多少钱想要买到涅槃，甚至只是想体会一



下，也是买不到的。现在的有钱人，可以出大钱到太空旅游，但是想要花钱体会一下涅槃，即禅宗说的开悟，金钱再多也买不到。只有用金刚般若的智慧去观修，才可以证得，所以说它是无价的，是不可以以任何比喻来比喻的。

### 化无所化分第二十五

**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

佛又教诫须菩提：你不要认为佛这样想：我要度众生，不要作此念。为何？因为没有任何众生的实体被佛所度。如果我认为实有众生被我度化，那么我就堕于我、人、众生、寿者四相，就不是佛。佛常见诸法实相，见众生的实相——毕竟空，以此如实知见的智慧度化众生，而不着能度的我，所度的人、众生及众生身内的寿者，如果着了相，就不能度众生，不可能成佛。

**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

前面佛不得已自称“我”，而与执着有实我的凡夫不同，如《涅槃经》中佛言：“如我说我而不着我”，佛只是就凡夫的认知惯例，假名自称我。佛明见诸法无我，即便执有一个实我，这个我其实也不是符合“自在”定义的真我、实我，它依因缘而生，不能自作主宰，不能算作实我、真我，只是



凡夫妄执为实我、真我而已。

**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是名凡夫。”**

佛说凡夫，也是假名，马上就破凡夫相了，告诉须菩提：“如来说凡夫则非凡夫，是名凡夫。”凡夫，指未见道证得诸法实相、即见道以下的众生。他们虽然现为凡夫，但其本性与佛无异，皆是真如实相，皆有佛性，众生看凡夫只是凡夫，佛看凡夫都是未来之佛，所以说凡夫则非凡夫，只是假名为凡夫。如只见凡夫为凡夫，则堕于众生相。

###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

**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佛再次破对佛身三十二相的执着，问可以三十二相观佛吗？须菩提答言：是这样，是这样，应该以三十二相观佛。这样回答是有根据的，因为佛教诸乘所修的“六念”或六随念，第一就是念佛，念时也观佛身相好，大乘有观佛三昧，及念佛三昧中的观想念佛，是系缘于佛的相好而修定。佛教徒是应该念佛，观佛身三十二相等相好。然而，观佛相好，

即便观到眼见佛现前，也只在世俗谛，属世间成就，《米拉日巴传》中大师说这种成就对了脱生死、成佛没有多大用处。观佛，要在观佛的法身、智慧，观实相、真如。此即念佛中的实相念佛，《维摩经》等对实相念佛的方法有很具体的开示。

佛开导须菩提说：如果以三十二相观佛，认为具有三十二相就是佛，那么也具有三十二相的转轮圣王，也就是佛了。转轮圣王，也译为飞行皇帝，是佛经中所说一种乘轮宝（相当于飞碟吧）巡行四大洲的小世界统御者，于盛世中出现，佛经说世间只有佛和转轮圣王才具有三十二相。

不但转轮圣王具三十二相，与佛形貌毕肖，即天魔鬼妖，也可幻变为佛的形相。《西游记》里的唐僧入小西天，便因误认妖怪变的佛为真佛，吃了大苦头，差点做了妖怪席上之肉。现在有些人练气功、修禅定没几天，便言见佛见观音，听说还有见观音敲门拜访与自己握手，见如来佛与太上老君来争夺自己，见自己变为佛、观音形相者，从而沾沾自喜，以为得了功夫，甚至自以为是佛、观音的化身，多数即是认魔为佛，认幻觉为真实，执着不悟，非常危险，轻则发狂，重则丧命。高僧传记载：有二僧同住在山中，一僧天天向着一个山头礼拜，同室另一僧问他拜什么，答言：每天都看见山头上站立一大佛，我与佛缘深，才看得见。同室僧劝告说：那恐怕不是真佛，是鬼魔，这样拜很危险呀！那僧不听劝告，继续礼拜，不久发病而死。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如果认为寺庙里的佛像就是佛，这是误解了佛。即便是认为降生在印度的那个释迦牟尼就是佛，也是误解了佛。“若以色见我”，如果认为佛是一个具有肉体的人，或者认为只有眼见具三十二相等相好的圣人才是见佛。“以音声求我”，认为只有听见释迦牟尼佛的声音就是佛在说法。佛严厉批评说：这种人走的是邪道，“不能见如来”，见不到佛。邪道，就是错误的道，不是正道，不行佛法正道的人，不能理解佛，误解了佛，执着色相、音声相，是无法见佛真身的。

佛的真身，是肉眼不能覩的法身，法身，就是宇宙永恒的真理法界体性，或实相、真如，佛以全法界为身，叫做法身。这种身体不生不灭，超越时空、能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应缘而现。大菩萨和佛一样，也有法身，住在法身里。仅认应众生之缘、不离众生心识变现的肉体化身佛为佛，乃不识真佛。不要说意识所变现的幻相和魔所变的佛相不是佛的真身，即使见到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若不知亦如梦幻而起执着，也是走入了邪道，障碍见到佛的法身，障碍识自心真佛——诸法实相。

在梵文原典中，这一偈的后面还有一偈，菩提流支译为：“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识不能知。”玄奘译为：“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罗什译本应是将它省略了。

## 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

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破完对佛身相的执着后，佛又告诫须菩提：不要认为佛不以具足相好的色身得以成佛。不要这样想：佛不以具足相好的人身证得佛果。佛经中说，过去、现在、未来所有成佛者，都以具有三十二相等相好的人身在人间成佛，其程序也都相同，叫做“八相成道”。种种相好，是多劫修持而感得。破相，并非完全否认相，完全否认相，则背离了真实，堕于另一种执着——断见。

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

经中广说无相，只是方便破执，并非从世俗认识的意义上去否认名相，亦非以无相为究竟。经中处处于“即非”后必说“是名”，即有从世间的认识方式来讲为如是名相之义。若错会无相破执之旨，以为世俗名相绝对是无，一切空无所有，无因果报应，乃至无佛身相好、无净土庄严，经中称为“断灭相”，《楞伽经》称“增上慢空见”，实际上并未真正离相，而是堕入了断灭相的邪见深坑，比执着实有更为有



害，所谓“宁起人见如须弥山，不起增上慢空见如芥子许！”这里佛谆谆告诫须菩提：发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

诸法实相虽然无相，佛身色相虽然非相，但实相、佛身之无相并非什么都没有的断灭相，而是如《无量义经》所言：“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可以随缘现为任何相，而就是不现什么都没有的断灭之无相。佛以其本愿为因，与众生所结缘分有缘，因缘和合，时机成熟，在有缘众生面前现为具三十二相的应身佛释迦牟尼。但就是在当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见到他。据佛经记载，佛在舍卫国王舍城住的时间最长，而王舍城中经常能够见佛、听佛说法，听法以后能够信受的，只占城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经常能见到释迦牟尼佛，但是不信奉、不尊敬的，也有三分之一，还有虽然和佛同住在舍卫城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佛、也没听说过有释迦牟尼佛的人，也有三分之一。今天能够见到释迦牟尼佛的，那就更稀罕了，因为没有这个缘。

佛不仅以具足相好的人身成佛，而且圆寂后也常住不灭，不要以为佛死后就永远没有了，他现在也还在的，任何时候都在，《法华经》中佛言，他灭度后还在原来住的那些地方，如灵鹫山等处。就是大火劫烧尽这个世界，他也不受丝毫影响，还在说法不辍。而且应机化现出许多化身度化众生，与众生结缘，既可以化作人、普通人，化作众生的父母、老师，也可以化作动物给众生吃，还可以化作没有情识的山河大地，佛的神通是不可思议的，度众生也是不休息的。

### 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

“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

“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

佛再次破除对福德实有的执着，问须菩提：若有菩萨，拿恒河沙等数世界所有的七宝，去行财物布施，其所得福德当然很大了，但是还没有知诸法无我并成就“忍”的菩萨所得功德大。为什么？因为此类菩萨有金刚般若，不受福德。“得成于忍”的“忍”，为忍可、完全接受之义。小乘道四加行位中第三为忍位，见道时得到对四谛的八种忍，大乘行者于见道时悟无生法忍，七地以上常住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指对一切法本来无生之法性的忍可。这里所说的得成于忍，应指大乘菩萨见道所悟的无生忍。

须菩提请问如何菩萨不受福德，佛回答说：菩萨所作的福德，并非虚妄，但要了知福德也毕竟空，因而不应贪着，叫做不受福德。不受，并非不接受，无感受，而是不贪着。

### 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

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



不解我所以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佛告须菩提：若有人说：佛来了、去了，或佛在坐、在卧，只看到佛的肉体在来去坐卧，这人就不理解我所说的法的实义。为什么？所谓如来，意思是乘如而来，或从真如、法身中应机显现，其本体为与真如相应的法身，即以法界体性为身，法身无相，超越时空，无在无不在，无所谓来去，所以叫做如来。佛有相的肉身，只是法身的一种化现。

###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不？”

“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则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

佛再次破微尘、世界相，问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粉碎为微尘，你认为那微尘数量多吗？当然回答说甚多。为何？如果这么多微尘都是实有的话，佛就不会说微尘众多。因为佛说微尘众则非微尘众，只是假名为微尘众。

“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



我人所面对的世界、山河大地，亘古恒在，似为客观真实，其实与众生一样，也是生灭变迁的动态结构，人们对它的认识，始终不离自心变造的名相，所分别的其实始终是一个打有自心主观烙印的经验世界，如同梦幻泡影，所以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只是假名为世界。如果世界实有，则是一合相。佛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古今中外的宗教、哲学家有多种解释，有一种解释，就是一合相。什么叫做一合相呢？就是认为世界是一种同一的基本元素的集合，这个元素是不变的，叫做“一”。佛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先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然后说“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如果说世界是一合相的话，那么这个“一”是不可说的。而主张一合相者多认为这个“一”可说，有说一合相的“一”就是微尘、极微，即最小的颗粒，相当于现代物理学上所讲的微观粒子或所谓上帝粒子、玻色粒子。古希腊哲学家有以水、火、风等为构成世界的单一元素的，也属一合相。

微尘、一合相等，出于哲学的构想，或者是修行者禅定中所见，终归为意识思维的产物，对微尘相状的构想，不离人感官经验中的方圆大小等相。现代物理学的发现已证明，基本粒子并不基本，率皆即生即灭，分析到电子，已具波粒二重性，其状态决定于观测的角度，不可仅以“微尘”或粒子相来范围。或者说一合相是与“大一”（绝对真实的理性、本原）合一，如道教所言“与道合一”，乃至佛学所说与真



如相应，现在有些人所说开悟时“与宇宙合一”等，也终归为哲学思辨，是意识中的一种观念，或意识对某种禅定境界的名相分别，终属假名，世界的实相未必是如此。如果是真实的一合相，或与道合一，必定是超越了言思之相，不可言说，若有一合相可以言说分别，则有了能说与所说、一合相与自心的二元对立，算不上真正的一合相。

### 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

“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义不？”

“世尊！是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经中佛多次破除我、人、众生、寿者四相，这里佛问须菩提：若有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此人理解佛所说义的实义吗？须菩提答言：不理解。为什么？因为佛说这四种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只是假名为四种见。因为这四种见，都只是众生心识的虚构，即便执着，也没有其实体。如果觉察到自己有这四相，如实观其毕竟空，无自性，即非四相，是破除四相、体证实相的诀窍。

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

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佛教诫须菩提：发菩提心者，对一切法，都应该这样知见，这样信解，不生法相。因为佛说所谓法相，即非法相，只是假名为法相。这可以说是对前面所说法的总结。全经的主题，就是破除对一切法相的执着，如实了知一切法的实相毕竟空，离一切相。法相，指凡夫所知见的所有一切法的相状、名相，包括前面所说我、人、众生、寿者四相，微尘相、世界相、福德相、佛身相、庄严佛土相、凡夫相，等等。这所有一切相，都是通过我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大感知器官了别境相，在由业报所感得的心识上变起的主观影像，是因缘所生的有为法，非本来如此的实相。“不生法相”，不是说不了别诸相，闭目塞听，如惠能大师所批评的不见一物、不知一物的邪禅，而是于诸相上了知其缘起不实，不执着为实有，不执着它们是绝对真实、本来面目。佛说“则非法相，是名法相”，就是说法相虽空，而随缘所现诸相并非虚无，在凡夫的认知中假名为诸相。

### 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时常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

佛又再次述说受持此经的福德果报，不要说以满三千大



千世界的七宝布施，就是拿满无量无数世界的七宝去布施，其福德也不如发了菩提心的善男、善女受持读诵这部经。乃至这部经里面的四句偈等，并为人解说。为什么？因为七宝、财物布施，属有为法，是有价的、有限的，其所得福报再大，也必然有价、有限，而且绝不能获得出世间的无限福德。发了菩提心者受持读诵此经，乃至仅仅受持此经中表达完整意思的四句偈等，可以获得出世间的般若智慧，以之为导，修行菩萨道，可以证得无上菩提。为他人解说，可以引导他人或迟或早证得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无余涅槃是无为法，超越时空、数量，其价值是无法用数量来衡量的。拿财物布施，可以使穷人暂时得到一些利益，暂时缓解贫苦，但也只能享用一段时间，不去布施的时候他们又穷了，其功德非常有限。最后，佛再次强调持诵此经，为人演说的福报，胜过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的七宝布施。以七宝布施，或者以相当于七宝的金钱去布施，会得到很大的福报，但这种福报无论多大，也只是世间的有为法，有限，终会消失，而且可能有因福得祸、因福堕落的副作用。而时常持诵此经，乃至经中开示实相诀要的四句偈，会激发般若智慧，指导大乘正道，获得出世间的福报，这种福报是无限的。

**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如何为他人演说此经，说这本来不可言说的妙法呢？其要点是八个字：“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八个字，也是与实相相应、开悟见道的口诀。取，是梵文乌波答那意译，

为“十二有支”之一，意为执着为实而贪爱希求，不取于相，即不执着一切名相：六尘相、法相、非法相、我人众生寿者相，乃至世界相、微尘相、庄严佛土相、佛身相等，识其缘起无自性，虚妄不实，不执着为真实，不因执实而粘着于相，被相所缚所系，生爱憎取舍。如如，就是完全跟实相一样，即自心与真如一体不二，亲证真如。当不执取一切相时，自然会亲见实相本面，明见自心真性。要保持这种亲证诸法真如的心刹那不乱，不要让色声香味触法及人间的各种信息干扰扰乱，不被妄念执着及烦恼所动，如此则自然会见到佛的法身，亦即见到自己心性。证到了“如”，心与真如完全合一，叫做如如，就是实相，初次证得，叫做见道，也就是禅宗所说开悟。见道开悟时，就会体会到涅槃，获得金刚般若。一般来说，见道的时间不会太长，当代南传佛教的玛哈希大师说，见道有时候短得不足一秒，不能任何时候都有。如如不动，就是要让它任何时候都不迷失，禅宗叫做“保任”，即保持不失，任运自然。这是一种禅定，叫做“一行三昧”。莲花生大师以“一心不乱”为修持大圆满的诀要，又作“唯一刹那无散乱”，意谓保持与真如相应的真心，不令有刹那的散乱迷失，与“如如不动”及保任的意思一样。而尚未见道的人，一般不大容易理解，也不大容易修得上。那怎么办呢？怎么给这种人说法，使他们都能趋入实相、见道开悟并修一行三昧呢？佛的最后教诫，就是这部经最后的四句偈：

**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 应作如是观。

这是非常有名的四句偈，叫做“六如偈”，明朝的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取的就是《金刚经》里的六个如。唐玄奘大师的译本里是十个如，称为“十喻”或“如金刚十喻”，是大乘对实相的描述、比喻，六如与十喻，意思相同。偈，是一种梵文文体，梵语伽陀，音译为偈，或梵汉合璧称“偈颂”，诗歌体。佛经中有许多偈颂，常常在说了一大段后，用偈颂复述，以便于徒众背诵记忆。

这首六如偈，是为未见道者如何观修实相而说，最后一句“应作如是观”，就是说应该这样修观。观，梵语毗婆舍那，是以如实知见的智慧深细观察，以期证得诸法实相。这种观，天台宗等分为两种：一种叫析空观，或者拆空观，就是用分析的方法，把观察的对象分解，分析它是由各种条件或者基本元素组合而成，其中没有实体、自性、实我，因而空、无我。如众生皆由五蕴组合而成，肉体色身由皮肉筋骨血液等组合而成，其中没有一个实我，没有一个“众生”的实体，就像把一部车子拆开，只见它是由各个零件组装而成，其中没有一个“车子”的实体，每个零件都不是车子，因而叫做“拆空”。

另一种叫体空观，是用直觉去体会当体无我、空，常用以相似的现象比喻的方法，以上偈中的六喻或十喻，就是体空观。中国佛教界说小乘用析空观，大乘用体空观，实际上小乘也用体空观，《阿含经》中就有观五蕴的比喻偈，可谓

“五喻”：

**“观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热时焰，诸行如芭蕉，诸识法如幻。”**

今南传佛教修观，基本上都是用直觉去体察五蕴等无常、苦、非我。大乘虽然多用体空观，也不是不用析空观，如唯识学修观，就多用析空。

修观的目的，是通过如实观察，离却凡夫的虚妄认知，亦即离相，开发般若智慧，亲证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无为法，离能观所观，但这无为法，并不是有为法之外的某种东西，只是有为法的本来面目，所以只能从如实观照有为法入手。偈言：一切有为法，即所观乃是一切有为法。众生所认识到的一切现象，都是有为法。有为的意思，是有生有灭，变动不居。佛经中一般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为有为法。唯物辩证法讲，一切现象都是处于运动当中，物质运动、心理活动，都是有为法，都变动不居，处于巨大的关系之网中。如何去观呢，用体空观，即用直觉去体会一切有为法本来空，而不是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具体就是联想相似于空的现象，就是偈中所举这六种比喻：

第一喻：如梦。这是最恰当的比喻，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生历程、人生体验，你仔细去体会它，它跟做梦是非常相像的。如的意思，就是很像，但也并非完全一样。每个人可以体会，自己以前经历的事情，跟做梦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人在梦中，会觉得跟白天真实的生活没有两样，爬山涉水、



打架、恋爱、玩耍，什么都会有，会快乐、会痛苦、会害怕，各种情绪，都真真切切，与醒时无异。有的梦醒后会忘记大半或者完全忘记，有的梦模糊混乱，有的梦则极其清晰真实：一场激烈的战争、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一回激情的恋爱，等等，醒后记得清清楚楚。但梦中的一切都没有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些回忆、怅惘。自己此前的生活经历，也是这样，有的能记得，但永远消逝无踪了，有的不记得，跟没有发生过一样。特别是到晚年，回忆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真是恍如昨梦。人生如梦，是古今中外许多名人发自内心的感叹。

梦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并没有发生实际的现实，而是自心或者是大脑神经的活动所制造的一种心理体验。佛法认为，众生整个的生存、心灵体验都跟梦的性质非常相近，是自己的心识运作变现出的体验。觉得外在世界实有，觉得内心的情感等实有，都是一种内心的体验。这些体验统统都是无常，并无其实体，过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是心识的活动过程而已。

说如梦，当然也不是说就是梦，因为与梦还是有所不同。如梦中中奖得了钱，醒后并没有那些钱，梦中遇到理想的情人，醒后没有那个人，如谚语所说：“做梦娶媳妇，空欢喜。”但现实中得到的钱，遇到的情人，过许多天，还是实实在在的在那里。梦中的山河大地、房屋建筑等，醒后完全没有，而现实中的山河大地、房屋建筑，甚至几十年以后还存在。



然而，这还只是在较短的时间段里观察，如果把时间放长，就可以发现这些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东西，甚至山河大地、日月星球，都与梦中所见没有多大区别。死后在中阴境，或堕于鬼道，或生天，回忆生前，更会觉得如同一场梦。若到大火劫后来看从前以为实际外在、永恒不变的山河大地、日月星球，全都毁灭了，其存在，也跟一个极长的梦中所见山河大地、日月星球无异。

所以，佛法说：三界如梦，所有的众生，其实都在长梦中生死轮回，迷昧不觉，只有佛从梦中醒觉，醒后了知三界一切，乃至修菩萨道、成佛、入涅槃，皆是一场大梦，唯是心识的变现，如科学家发现我人的梦是大脑神经活动制造的心理体验。佛陀，意译觉者，意谓从迷梦中觉醒者，其所觉，即是一切有为法如梦的真实。

第二喻，如幻。幻指幻觉，即幻术、魔术所制造的幻觉，虽然眼见真实，而其实没有实体，只是心识中所现的一种幻相。如眼花者看见空中有花，佛经叫做“空华”。当年我在新疆劳动，夏天割了一整天的麦子，收工吃晚饭时，看见房里、墙上、饭碗里到处都是麦子，这就是幻觉。精神病人有幻视幻听的，看见实际没有的东西，听到实际没有的声音。印度古代流行幻术，即一种魔术，用咒语役使鬼神或用道具、快速动作等障眼法，使观众产生幻觉，如将一根棍子插在地上，念咒加持，不久就会看见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结的水果还可以摘下来给观众吃，是实实在在的水果，但街上



水果摊上的一筐水果不见了，原来是术者用咒术搬运去了。他变现出的棍子发芽长叶开花，都是幻相。现在的魔术，如从衣袖里不断飞出许多只鸽子，或者把一个美女拦腰斩断，都是利用人视觉的误差，用道具、动作掩饰，造成幻觉。各种幻觉，性质都一样，即虽然眼见，而并无实体实事，只是幻觉。魔术有自己的道具，道具是真实的。我们看到的世界，不能说什么都没有，但是真相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就跟我们看到的魔术、障眼法一样，使我们眼见是这样。

这个比喻，主要破相，说明人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六大感知器官所知见的一切相，其性质皆如幻觉，并无所见实体，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实体，不过所见相并非实体的原样。当然也只是如幻，即相似于幻觉，并非完全相同。如人的视觉，将某段波长的电磁振荡看作红色等，就如同将一根棍子变成一棵树一样，红色、树是幻，但电磁振荡、棍子并不是完全没有。

第三喻，如泡。泡，就是雨水或溪水落在水里激起水泡，水泡聚集多了，看起来像一堆物体。或者像现在小孩吹着玩的肥皂泡，可以吹出许多彩色的水泡，然后很快就破灭了。如泡之喻，是说众生以为有实体的东西，如物质实体，其实中空，内无实体。犹如水泡、肥皂泡，只是外面一层薄膜，里面是空心的。现在量子力学说，所有物质，其实质都是微观粒子的震荡或者场，原子是外面只占亿万分之一电子绕只占亿万分之一质子迅疾旋转，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九九九都是空的，就像佛经中常比喻的：如旋火轮，疾速旋转的火把看起来就像火轮。我们的身体是这样，看到的一切物质现象都是这样。所以讲如泡，当然也不是完全跟泡一样。

第四喻，如影。影，就是我们人的影子，或者是在镜子里看见的“影像”，现在拍摄相片，叫做摄影、留影，所拍人像叫“小影”，它跟我们本人的样子相近甚至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像我们的影子，及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影像或相片，就是说它并非本来的实物，实物的本来面目也并非只是这样，但也不是绝非这样，而是像这样。这是讲众生以所禀赋的感知器官所知见的诸相，并非所见境的实体，而只是像所见境，是所见境的影子或影像，像并不等于就是。唯识学把眼、耳、鼻、舌、身所知见的色、声、香、味、触诸相叫做“影像”，就是说并非实物，而只是实物的影像。但众生常把影像误认作实物，所以佛以这种比喻破除其妄执。

第五喻，如露。露即露水，比喻虽然有而无常，太阳一出就蒸发掉，没有了。说明我们现实世界的一切，根本的性质就是无常，我们的生命无常，都是有生有死，顶多几十年一百多年。物质现象似乎有常，其实也无常，草木多春荣秋悴，器物会陈旧损坏，就连恒星、行星到一定的时候都要死亡坏灭。人的心理活动更是无常，一念接一念，没有一个念头可以在心里停住不动。我们的肉体时时刻刻都在新陈代谢，生理学讲，人全身的细胞每七年就全部更换，不是七年前我的那个肉体了，是无常。包括释迦牟尼佛的肉体，也是



无常，早已圆寂火化了。只要是有为法，只要是在这个现实世界出现的事物，一切有为法，没有一个不是无常。

第六喻，如电。电，就是闪电，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电，古人把闪电称为“电”。闪电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但是非常无常，出现不到两秒钟，马上就消灭了，只在一刹那间出现。如露和如电，都比喻无常，如露讲比较缓慢的无常，如电讲刹那无常。我们的身体虽然表面上看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没有太大的变化，相貌起码在几年里变化不是很大。但这只是一种“相似相续”，并不是原来的那个身体、相貌一直保持不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短到一秒的百万分之一的短时间内可以保持不变，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这样，分析到它的微观层次，就跟闪电一样，微观层次的电子，运转速度快到每秒好几十万公里，所以说如电。现在物理学完全证明了物质的微观层次确实如电。

在此经的其他译本中，这个偈皆有八或九喻，皆比罗什译本多星、翳、灯三喻，义净译本中“露”译作“雾”。实际上六喻意思已经完备，故罗什将星、翳、灯三喻省略，更便于记诵。

这种体空观，作为向未见道的凡夫讲说实相、般若的一种方便，是有效的。即便未能见道，只要用梦幻泡影露电的比喻去观察身心世界，特别是用如梦喻回顾自己以前的生活，多少都会体会到无常、无我、自性空的实相理，对佛法认同，并有抑制烦恼、调节负面情绪的功用。当然，从逻辑

学讲，这种比喻的方法，属于逻辑推理中的类比推理，即用相似、同类的东西推论，只能得出或然性的结论，不能证明所说绝对正确。即便运用逻辑学的其他更有力的推理方法，或佛教因明学的推理，推出在逻辑上完全正确无误的论点，从逻辑学讲，也只是按逻辑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未必就是本然的真理。研究发现：按逻辑学方法推理无误的东西，用于科学实验，可能会发现是错误的，而推理有误者，在实验中可能会成功。逻辑思维本来就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认识方法。

佛法不仅运用逻辑推理说明实相义理，而又首先声明实相义理本不可说，不得已而说之，也只是破执的方便，其说法的旨趣，在提供一种如实知见实相的方法，引导众生依法修证，开发般若智慧，亲证实相。六喻偈中的六种比喻，就是一种修证实相的具体方法，是一种慧观（毗婆舍那）。《阿含经》中，用五种比喻观五蕴，此经中则用六种比喻观一切有为法。在修观时，用直觉经常去细心观察、体察身心世界，尤其是在禅定中长时观修，如果闭关七至十天，一天从早到晚集中精力体会有为法的如梦如幻，先从身体的无常观起，体会色身如水上泡，其微观层次如露如电，然后再体会整个人生经历，这样体会的时候，身心都会发生奇异的变化，有的人几天之内就会证得涅槃，有的人可能修行很长的时间才能证得涅槃。但无论快慢，都会有效验，身心都会发生变化，身中的气会生起，心会慢慢安定下来，会非常冷静，对自心



会看得很清楚，烦恼会慢慢轻薄，自主情绪的能力会大大提高。有的企业家坐几天后，决定不下的事情忽然会有正确的决策；有的科学家忽然得到发明的启示，有的艺术家忽然得到创作的灵感，修行者则会得到觉受、禅定或者顿悟，甚至顿悟见道。所以佛法不仅仅是哲学，而是一种修行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如法修持去验证它的真实性。

如梦、如幻的观修，在大乘、密乘中有具体的禅定修法，如藏传噶举派的《明行道六成就法》中就有一个“梦观法”，在大乘经中有“如幻三昧”，《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观音菩萨讲他如何从耳根圆通证得如幻三昧。

**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叫流通分，记述这次说经后的结果：须菩提及听法的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的诸天、人、阿修罗，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信受，谓相信、接受，奉行，谓依法修行。完整的佛经都是这样，最后有一个流通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合称“四众”，为佛的四种弟子，前二种为出家众，后二种为在家众。优婆塞，意译近事男，优婆夷，意译近事女，为受持三皈依或加五戒的在家佛徒，俗称男女居士。或说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为四众，为四种出家佛弟子，沙弥，意译勤策男，沙弥尼意译勤策女，为仅受持十戒的男女出家众，原指 20 岁以下的出

### 三、《金刚经》讲解

家男女，出家人一般都是先受沙弥或沙弥尼戒，后受具足戒而成比丘、比丘尼，20 岁以上才可受具足戒。或说出家四众为僧伽，或说出家、在家四众为僧伽，或说七众或七僧伽：比丘、比丘尼、式差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式差摩那，意译学法女，沙弥尼为比丘尼前二年的称呼。僧伽，简称僧，意译“众”，即团体，并非指个人。



## 总 结

学完这部经，让我们对它的思想试着做一番总结。

对此经的宗旨，古今大德有多种归结，如《金刚经六祖口诀》把全经宗旨归纳为“无相为宗，无住为体，妙有为用”。我总结为：般若方便不二为宗，实相为体，无相为相，无住为用。依藏传佛教见、行、果的教法系统，此经的宗要也可总摄为：以般若方便不二的大中道见为正见，以无所住心齐修万善的大乘行为正行，以无所住而普度众生的无住涅槃为正果。

宗，即宗要、主题思想，此经与所有般若经一样，都是以般若、方便不二为宗。般若，即此经题所谓金刚般若，亦称摩诃(大)般若，为如实知见诸法实相的大智慧，属菩萨行六度中的第六般若度所修证；方便，为梵文沤和俱舍罗的意译，意为权便、技巧，大乘佛典中专指度化、利乐众生的方法技巧及所需各种条件，为菩萨行六度中的施、戒、忍、进、定五度及四摄法等所修。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生存必须要有钱，钱就是一种方便。要工作须有相关的知识、技术，知识技术就是工作的方便。要办成一件事情，必须要具备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就叫做方便。阿底峡大师《菩提道灯论》解释：

**除般若度外，施波罗蜜等，一切善资粮，佛说为方便。**



般若修慧，方便修福，福慧二者庄严菩提道，有如车之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福慧双修双圆，是菩萨道的基本精神。

般若，为修习诸方便的导首、眼目，布施等五度，若离了般若，以世间执着妄心修习，则都成了世间法，不成波罗蜜，至多只得人天小果，不能度到涅槃彼岸，般若度贯串于五度之中，始称波罗蜜。另一方面，般若也不可离开方便，若离方便，不深入世间以实际行动利乐、度化众生，只顾自己解脱，一味厌苦观空，纵得空智，亦属片面之空，不离空执，因而也就不能彻法源底，破根本法执，显发自性本具利乐众生、庄严国土的妙用，不能得真正究竟的金刚般若。般若为体，方便为用，用不离体，体不离用，体用不二，才是大乘般若智，才是自心佛性。

以般若正智为导修六度万行，在度化众生的方便行中圆满福慧，趋向佛果，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主旨。此经开示这一主旨，颇为典型。经中佛并不空谈金刚般若，而是从发菩提心、誓愿普度一切众生谈起，到修布施、安忍等行，乃至庄严佛土，其所说般若，为方便行中的般若，其所说方便，为与般若相应的方便。经中开示得无上正觉即成佛之道：以无我、人、众生、寿者等相的清净心修一切善法，即得无上菩提。离我、人等相为般若，修一切善法为方便，般若与方便，始终一体不二，是此经也是所有般若经的基本宗旨。

实相为体，谓金刚般若所知见、所证得者，是诸法实相，



即万有普遍共具、永恒不变、真实不妄的体性，亦名真如、如。实相，被强调为大乘之本。经中佛言：若有人闻此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说明此经所指归者，是诸法实相。然实相超越言思，本不可说，只能用破凡夫所执一切虚妄相的“遮诠”法，指示亲证实相之道。

无相为相，谓无相为证实相、得般若之要，《无量义经》云：

**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即无相也。**

说无相是佛所说种种法的宗本。怎么样知见实相呢？这部经里面没有讲，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悟到，佛肯定我们人类潜在有一种认识实相的功能。这种功能，我们平时没有使用，但是它是潜在的，没有被我们发现，这种功能就是般若。它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呢？因为被我们认为所有相都是真实本面这种固化的认知或者妄想遮蔽了。如果把所有虚妄不实的认知、即所执为实的种种相都看破了，离一切妄执，那么能够认识实相、真如的潜在智慧就显现了。佛本来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但是在经里面说得不太明白。佛说法的方法，就是一点一点破除众生对于相的执着，让潜在的般若显现。

无住为用，谓与实相相应而修行的要诀，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以无所住的清净心修菩萨道，利益众生，修一切善法，就是经中所说的成佛之道。无住为般若，生心为方便，无住生心，为以般若智修方便行之要。而此二要，亦并不二，本出一无相义，为无相义的实践法要。经中如“应无

所住而生其心”“如如不动”等言句，皆可作见性法要、秘密口诀，只要肯依诀调心，依法修行，功夫若真做到，必能言下见性。其指示自性之直截，概括佛法之圆满，较《坛经》“无念行”及看话默照，及大手印口传，更见精彩。诺那上师曾言：《金刚般若》即是无上密宗境界。会读经者，自当识此经即显即密，即教即禅，即顿即渐。

依经修持，可以顿悟顿修、顿悟渐修，或者渐修顿悟。若慧根猛利，于当下一念能无住生心，以无我、人、众生、寿者的清净心修诸善法，则当念与实相相应，见自心佛性，显佛性妙用，是为顿悟顿修；若于当下一念顿破诸相而得顿悟，保任所悟而渐修众善，即是顿悟渐修，如惠能大师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句下顿悟，悟后隐于猎人队中十六年，即是渐修。若慧根稍钝，不能顿悟，可循闻思修通途，先研读此经，深思明辨，领解经义，得文字般若；再依经观修，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得观照般若；以观照般若修菩萨道，增长福慧，渐修顿悟。